



830680

定盦文集補編目錄

卷一

與番舶求日本佚書書

論京北可居狀

與人論青海事書

鑄案此書即正集卷中末篇之與人
賤粵東全經開刊本重出今不補

卷二

北路安插議

御試安邊綬遠疏

上大學士書

在禮曹日與堂上官論事書

主客司述略

蒙古寄爵表序

定盦文集補編目

青海志序

烏梁海表序

送欽差大臣侯官林公序

卷三

釋魂魄

辯知覺

闡告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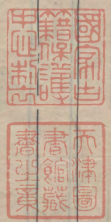
六經正名

六經正名答問一

六經正名答問二

六經正名答問三

六經正名答問四



六經正名答問五

志寫定羣經

說中古文

家塾策問一道

最錄穆天子傳

最錄列子

最錄司馬法

非五行傳

與陳博士箋

表孤虛

最錄易緯是類謀遺文

最錄尙書考靈羅遺文

定盒文集補編目

最錄春秋元命苞遺文

最錄急就

最錄中論

最錄歸心篇

最錄神不滅論

最錄李白集

書蘇軾題臨臯子帖後

最錄平定羅剎方略

漢器文錄序

鏡錄序

瓦錄序

說印

葛伯仇餉解

卷四

定盦八箴

大思箴

極思箴

志未逮箴

削成箴

童心箴

懷我生之先箴

勇言行箴

文體箴

天琴頌

定盦文集補編目

三

石言

紙塚銘

徽州府志氏族表序

附與江子屏牋

劉禮部庚辰大禮記注長編序

江南安慶府知府何公墓表銘

曹尙志碣

送廣西巡撫梁公序

爲家大人丙辰同年祭江西巡撫陽湖吳公文

顧學士像題辭

杭大宗逸事狀

問經堂記

與人箋

定盦文集補編目終

定盦文集補編目

四

與番舶求日本佚書書

定盦文集補編一

昔在乾隆之年皇侃論語誕至邇者侃存叢書至所著七經孟子攷文亦至海東禮樂之邦文獻彬彬

天朝上自文淵著錄下逮魁儒碩生無不歡喜翹首東望見雲物之鮮新側聞海東禁令以唐以後書入境者罪之中朝一士願因貿易之便附宣鄙陋蛟龍有靈不攫吾言吾賤士也祿位無籍名聲不表于當時班固云摠襲舊之畜念發思古之幽情我則居之竊謂唐以後之學造物者聞之聞則變師師變則書奪奪則亡東國力守舊而過新雖異乎大易窮則變變則通之義抑所以慰菴士之思慕者情甚幽義甚高力甚鉅不敢以汎及不敢以遠徵謹願求先儒詁經之遺文及文章家漢魏間作者附上隋唐兩朝史家簿錄之言計兩冊苟迹介存亡之間而可以求之萬一者各加一紅規于其上凡七十規又別紙疏其亡佚之年希覆加考核如有存者願以家藏三代鐘彝吉金之打本易亦約七十事往來之郵質劑之平有長年在如曰大夫無域外之交則魯仲尼何爲問官子鄰子乎吾知貴國通儒大夫若山君井開藤君信篤其人者流必有以教之創札扁函齋此拳拳夢魂有靈以爲先驅

論京北可居狀

京師春益早冬益燥客益眾土著益詐吾相北方獨宣化府承德府之間可以居可以富可以長子孫今夫東南艸木尤尤然易榮也易高大也易槁也蠹空其中雨漬其外有園圃者不規久遠不能備以爲美材宣化承德間少木木四月始榮其華肥其葉長其材堅得三頃之磽确以種木三十年而材之棟宇栢

櫛之利可以專數縣恆寒故腠理實恆勞故筋骨固食妖服妖
玩好妖不至故見聞定居天下極北仕者賈者不取道不取道
無過客矣故家室姻戚皆舊我

祖我

宗蹕路之所出入承德則 山莊在焉近 宮牆 蹕路不爲

陋子孫如智慧亦可以窺掌故矣東南生齒密邱墓密歲歲埋
之歲歲掘之故土浮故土多石少宣化承德間平地皆巨石地
氣不洩氣不洩故無蚊蚋毒蟲亦無瘟疫疔疾人畜皆壽如夾
山而居山之坳縱可四百丈橫四之一可以牧牛羊犂牛牧可
以代田石炭可以代薪狼狐野貓之皮可以代蠶子孫如聰慧
者宜習蒙古書通喇嘛經咒習蒙古書通喇嘛經咒可以代東
南書記之館教讀之師吾有丈夫子二如一支回南一支遷北
他日魂魄其歆北乎噫吾少年營東南山居中年仕宦心中溫
溫然不忘東南之山居京師既不欲久淹天意調我人事恭我
又未必使我老東南從曼妙之樂也我方圖之矣丁酉十月與
客言志既送客書示兒子

定盒文集補編卷一

二

北路安插議

定會文集補編二

土爾扈特之歸也自乾隆三十六年後于庫爾喀喇烏蘇塔爾巴哈台兩處有賜渥巴錫等游牧地如立行省後不可使與民戶旗戶無區別宜各建一大城居其首聽出城外舊有水草處數區仍令安牧歲時酌令入牲畜于布政司則蠲其例貢一切封爵翎頂如故謹議

定會文集補編卷二

二

臣等謹將東廠劫案

據通設合安地廣耕種合人控奮于亦速而朕醫其博資
以地只辦限宜谷賑一大數包其善舉出城小許亦水
門谷合兩處查照舊因後移地賦賦立濟濟公不
上爾國計之流出自費通三十六平路于重爾
正湖文獻

定會文集補編

御試安邊綏遠疏

臣聞前史安邊之略不過羈縻之控制之雖有長駕遠馭之君
乘兵力之盛鑿空開邊一旦不能有則議者紛紛請弃地或退
保九邊已耳非眞能置其土子其人也 國朝邊情邊勢與前
史異拓地二萬里而不得以爲鑿空臺堡相望而無九邊之名
置其土子其民以遂將千萬年而無尺寸可議弃之地所由中
外一家與前史迥異也安南路之策與安北路異天山北路者
杜爾伯特土爾扈特綽羅斯厄魯特和碩特輝特之故地自準
部平而衛拉特之遺民盡矣天山南路則兩和卓木之故地其
遺民統以伯克有阿奇木伯克商伯克分轄之回民之信服吾
將帥也未必如其信服伯克也將帥不得其心則伯克率回民
以怨吾將帥得其心而恩太勝則伯克率回民以輕吾將帥所
由與北路異也今欲合南路北路而胥安之果何如曰以邊安
邊以邊安邊何如曰常則不仰饑于內地十七省變則不仰兵
于東三省何以能之曰足食足兵足之道何如曰開墾則責
成南路訓練則責成北路夫南路至肥饒也非北路但產青稞
蔬麥者比也河水之支流以十數經各城流引而入田可以稻
征而入倉可以饑可以糶而特慮夫屯官屯丁之有名無實也
是故改屯丁爲土著改戍卒爲編戶出之行陣散之原野勢便
令順撤屯田爲私田又許上農自占地以萬人耕者授萬夫長
以千人耕者受千夫長回子之貧者役之爲佃富人之役佃也
權侔于官吏回子怙恃此農夫矣且可以奪伯克之權而轉其
信服伯克之心如是數年則糧裕阿克蘇設紅銅局官司鼓鑄
制普兒錢其重六銖禁紅銅毋許入關禁皮貨毋許入關如是

數年則錢裕用物裕又禁內地倡優淫巧不許出關以厚其風俗則官私一切裕夫錢裕糧裕用物裕官私一切裕而猶仰給中國之解饑必不然矣如是十年而猶不能兼顧北路使北路仍仰給內地又不然矣北可制南南不可制北故漢世三十六城郭皆轄于都護治唐之北庭亦轄西南而國朝回疆辦事領隊大臣節制以伊犁將軍其理一也臣愚以爲南路有事有調發宜調發及于北路而止客歲之事調及東三省兵甚非策也夫三省居輿圖極東北回城居極西南入中國出中國眞二萬里又不肯使走草地卽走草地走蒙古走烏里雅蘇台亦萬餘里其爲老師糜餉騷擾州縣伏考史冊未覩此用兵也以爲用其人乎臣不敢以爲其人不足用而伊犁將軍標下固額設洗白兵五百名索倫兵五百名果其有名有實一可當百則此亦二勦旅矣何不責成伊犁將軍使平日認真訓練此二旅使名實相核之爲簡捷乎哉故大功雖告成而兵差費至巨萬兵差所過州縣頗虧空夫欲邊之安而使內地虛耗而不安故曰甚非策也夫常有常之經變有變之經武之善經也回民見吾之常亦有經變亦有經乃眞不敢輕吾將帥匪但卡內之各城安而卡外之哈薩克布魯特愛烏罕那木干安集延以及巴克達山溫都斯坦之人咸震我之聲靈而環嚮以安匪但萬年有此新疆雖再拓十數城可也雖有重臣宿將老于西事之人爲我

皇上直陳得失無以易此臣謹疏

中書龔自珍言自珍少讀歷代史書及國朝掌故自古及今法無不改勢無不積事例無不變遷風氣無不移易所恃者人材必不絕於世而已夫有人必有匈奴有匈奴則必有耳目有耳目則必有上下百年之見聞有見聞則必有攷訂同異之事有攷訂同異之事則或旬以爲是旬以爲非有是非則必有感慨激奮感慨激奮而居上位有其力則所是者依所非者去感慨激奮而居下位無其力則探吾之是非而昌昌大言之如此法改胡所弊勢積胡所重風氣移易胡所懲事例變遷胡所懼中書任內閣糜七品之俸于今五年所見所聞旬弗謂是同列八九十輩安之而中書一人旬弗謂是大廷廣眾苟且安之夢覺獨居旬弗謂是入東華門坐直房昏然安之步出東華門神明湛然旬弗謂是同列八九十輩疑中書有痼疾弗辨也然旬弗謂是如銜魚乙以爲茹如藉蝟粟以爲坐細者五十餘條大者六事茲條上六事願中堂淬厲聰明煥發神采賜畢觀覽

一中堂宜到閣看本也大學士之充內廷者例不看本伏攷雍正十年以後內廷之項有五

御前大臣二軍機大臣三南書房四上書房五內務府總管是也五項何以稱內廷內閣爲外廷故也內閣何以反爲外廷雍正後從內閣分出軍機處故也大臣帶五項者除出南書房上書房總師傅不日入直不常川圍居日入直常川圍居者三項而已此帶三項之大學士不到閣看本之緣由也幸大學士不盡帶三項內閣日有大學士一員到漢侍讀上堂將部本通本各籤呈定迎送如儀中書有關白則上堂無關白則否此國初以來百八十年不改而且

雍正壬子以後九十年來莫之有改者也惟中堂到閣侍讀以下賢否熟悉甸中輔臣掌故亦熟悉甸中內閣爲百僚之長中書實辦事之官此衙門一日未裁此規矩一日不廢道光元年大學士六人滿洲伯中堂托中堂協辦長中堂漢則曹中堂戴中堂協辦孫中堂是年到閣看本者三人托戴伯是也戴予告孫大拜協辦爲蔣中堂伯休致長大拜協辦爲英中堂則道光二年之事曹蔣皆軍機大臣長伊犁將軍孫兩江總督英內務府總管其日日看本者只托中堂而已托中堂在嘉慶朝任御前大臣軍機大臣常用園居 聖眷隆重至是乃日日看本

原屬偏勞一日 召見乘便口奏內閣只臣一員日日看本部旗事繁必須分身等語於是乞 旨派漢學士三人輪流看本噫學士職過疎看本非所掌也此乃第一大關鍵然而一時權

定盦文集補編卷二

宜之法豈以爲例他日無論某中堂開缺局勢卽全變局勢全變舊章不難立復設竟從此改例須大學士奏明將漢學士添此職掌纂入會典並將大學士永遠作爲虛銜之處纂入會典萬無不奉明文淡然相忘之理所以托中堂此奏權宜自無妨礙而後來永遠如此并托中堂所不及料者也孫革職蔣大拜協辦爲汪中堂汪上書房總師傅也按嘉慶九年 上諭曰南書房上書房行走大臣俱著輪流入署辦事其上書房總師傅不過旬日一入直尤不得藉口內廷常川園居 聖訓煌煌會典第七十四卷汪中堂不知也侍讀不知也汪到任日滿侍讀探請意指汪婉然曰我外廷乎乃止是日絕無援甲子年 上諭以朋折之者不但此也前此嘉慶七年六月 上諭曰內閣重地大學士均應常川看本其在軍機處行走者每年春夏在圓明園

居多散直後勢難赴閣至在城之日直機務稍簡朕令其赴衙門辦事卽應閣部兼到若不在內廷之大學士票擬給音是其專責豈可閒曠保甯到京後雖有領侍衛內大臣朕不令其在園居住嗣後軍機處之大學士直朕進城後諭令到衙門時著先赴內閣再赴部院其不在內廷之大學士著常川到閣以重綸扉以符體制此論更明白矣亦無援引以折之者大官不談掌故小臣不立風節典法陵夷紀綱積壞非一日之積可勝痛哉假使汪肯看本則托汪隔日一到與托原奏所稱只一員到閣之語情事異與所稱日日到閣之語情事又異夫復何辭惜哉此第二大關鍵也汪病逝協辦爲今盧中堂英降熱河都統協辦爲今富中堂兩中堂不但不在三項內廷並不在五項之列尤宜到閣以重本職而待讀懲前事不復探請兩中堂原未

諸閣故不知大學士之本職因何而設咎自不在兩公遂兩相忘此第三大關鍵合署人員舉朝科道亦皆淡然相忘比之汪中堂到任之年情事又一變而漢學士之看本局遂不變時人戲語陳學士嵩慶張學士鱗曰兩君可稱協辦協辦大學士兩君笑應之三十年後後輩絕不解今日嘲戲語矣盧中堂全銜爲太子少保協辦大學士吏部尙書國史館總裁兼管順天府事務富中堂全銜爲太子少保協辦大學士理藩院尙書正白旗滿洲都統閱兵大臣今吏部順天府知有盧中堂內閣不知有盧中堂也理藩院正白旗知有富中堂內閣不知有富中堂也黜陟之事托中堂獨主之內閣不知中堂凡有六缺也而本朝大學士一官遂與保傅虛銜有銜無官者等自尙書至巡檢典史皆不以兼攝事廢本缺事獨大學士有兼事無本事矣

自尙書至未入流皆坐本衙門堂上辦事內閣爲衙門首堂上
闕然無堂官矣而 太宗文皇帝以來設立大學士之權之
職之意至托中堂而一變汪中堂而再變盧富兩中堂而三變
托瑚之汪中之盧富成之依中書愚見今宜急請托中堂盧中
堂富中堂輪流到閣看本今曹係軍機大臣長係
御前大臣蔣係兩江總督如不看本
宜急奏明改定會典不得相忘此當世第一要事

一軍機處爲內閣之分支內閣非軍機處之附庸也雍正辛亥
前大學士卽軍機大臣也中書卽章京也壬子後軍機爲諭之
政府內閣爲旨之政府軍機爲奏之政府內閣爲題之政府似
乎輕重攸分然寔中 上諭有不曰內閣承發奉行者乎寔中
奏牘有不曰內閣鈔出者乎六科領事赴軍機處乎赴內閣乎
昔雍正朝以軍務宜密故用專摺奏後非軍事亦摺奏後常事
亦摺奏後細事亦摺奏今日奏多于題諭多于旨亦有奏訖在
案補具一題者絕非雍正朝故事何足拘泥但天下事有
牽一髮而全身爲之動者不得不引伸觸類及之也 國朝仍
明制設六科其屏在午門外主領 旨主封駁惟其爲 上諭
也諫臣或以爲不可行而封駁之諫臣之所以重今內閣擬旨
所答皆題本也所循字句皆常式也旨極長無過三十字誠無
可封駁者自閣臣爲問曹冗員而并科臣亦成問曹冗員果依
現在情形何不以六科移駐 隆宗門外專領軍機處 上諭
而主其封駁乎又惟內閣爲至近至貴之臣也外吏不敢自通
于 主上故仍明制由通政司達內閣謂之通本果依現在
情形通政司亦問曹冗員可以裁如不裁何不移駐 隆宗門
外爲奏事處之咽喉乎此二說原屬迂腐不可行然援據立法

之初意而求其鯁理核其名實必遭天下後世辨口如此重重
駁詰而後已亦何以禦之哉又六部尙書皆直日而大學士獨
不直日侍郎直日而內閣學士不直日立法之初豈不以絲綸
之寄百寮之總不直日者無日不直也乎內閣與軍機既分大
學士反恃部院旗務以爲重而直日 召見嘉慶中御史蔡炯
奏大學士勿令兼他務其論實近正也其事則幸而不行萬一
行則大學士既不直日又不到閣看本終歲不 召見又不趨
公與冗食需次小臣何以異天下後世姍笑何以禦之哉故曰
必也正名名之不正牽一髮而全身爲之動者此也雍正壬子
始爲軍機大臣者張文和公鄂文端公文和攜中書四人文端
攜中書兩人詣 乾清門幫同存記及繕寫事爲軍機章京之
始何嘗有以六部司員充章京者乎文和兼領吏部戶部何嘗
召吏戶兩衙門司官幫存記繕寫乎厥後中書升主事卽出軍
機處何也六部各有應辦公事占六部之缺辦軍機處之事非
名實也其升部曹而奏留內廷者未攷何人始至于由部員而
保充軍機處者又未攷何人始大都于文襄傳文忠兩公實荆
之主之其後遂有部員送充之例內閣占一半六部占一半閣
部對送閣所占已不優矣但閣與部未嘗分而爲七嘉慶二十
一年 睿皇帝顧謂董中堂曰此次保送內閣獨多董中堂
衰老未遑据大本大原以對反叩頭認過於是 特諭內閣與
六部衙門均平人數而閣與部遂爲七今中書在軍機者最希
最失本真職此故也伏思本原之中又有本原從本原更張必
非一介儒生口舌所敢議依中書愚見姑且依雍正中故事六
部專辦六部之事內閣辦絲綸出內之事停止六部送軍機處

其由軍機中書升任部員後不得奏留該處立飭回部當差如此庶變而不離其宗漸復本原漸符名實

一侍讀之權不宜太重也自中堂不到閣而侍讀之權日益重凡中書一切進取差使侍讀不呈大官單袖中出寸紙書姓名一兩行口進數詞中堂漫頷之卽得之矣遇有協辦侍讀出缺則侍讀之門如市故侍讀以上官自處中書以下屬自處明悖會典試思六部卿寺衙門皆用大官單白事何內閣獨廢單不用由各衙門堂上皆有堂官官有几案可閱官單今侍讀之見中堂也大率宮門風露之中立譚之頃使非袖中出寸紙實不簡便此其所苦也論者曰侍讀于中書近中堂于中書遠藉加延訪此論不然大官單既備載中書之履歷年齒俸深淺功過次數及何項行走名目矣何獨憑袖中寸紙之爲延訪而閱官單之反非延訪與中堂領百寮爲皇上耳目其於四海之內滿漢文武大小賢否罔弗知也何至本衙門二三筆札小生尙有弗知而待臨歧延訪與豈中堂之聰明申于天下而獨拙于侍讀與依中書愚見一切中書差使宜由侍讀手奉全單默然鵠立中堂坐堂上朱筆點出明降堂諭不許仍沿袖中出紙以肅瞻聽

一漢侍讀宜增設一員使在典籍廳掌印也國初漢侍讀本三人今滿洲蒙古漢軍侍讀缺十二人漢缺二人內閣爲掌故之宗典籍廳爲儲藏之藪近御史王贈芳有陳奏添設漢侍讀一摺部議不行其原奏但爲疏通人員起見且仍係辦理票籤之事票籤甚不乏人矣何用添設議寢寔是愚以爲侍讀必宜添設以復舊制而非專爲疏通起見也又非爲票籤處添缺也

今漢缺典籍二員皆不在廳行走或在票籤委署侍讀上行走或在稽察房行走或在票籤直房行走或在副本庫行走其中書幫辦典籍者一兩員孤立于廳廳待之如客彼實缺典籍尙不過而問一切矣安能責幫辦之中書問其何故由廳無漢人前程故典籍雖有深俸苟非委署侍讀必不準擢侍讀假使擢侍讀而其人又離廳矣又況實缺典籍由中書論俸而升俸已深矣不久出衙門矣卽眞在廳行走而視廳如傳舍無足整頓固也此漢人于內閣掌故十九茫然而滿員直視爲文移檔案之區繁缺不欲令漢人分權其勢遂成遂不可反依中書愚見欲名實之符莫如添漢侍讀一員在廳掌印與滿侍讀和衷辦事此缺出以實缺典籍升用典籍缺出以在廳幫辦之中書升用如此則國家多熟諳掌故之小臣爲太平潤色卽以疏通而論漢人之升侍讀也分爲二支一支由票籤處委署侍讀升用一支由典籍升用全局均勻無要津擠塞之患

定盒文集補編卷二

十

一館差宜復舊也各館官書以內閣翰詹衙門充總纂纂修協修官此 國初以來定例近日尙有明文可見一見於嘉慶六年十月大學士王杰等會典館原奏再見於嘉慶七年十一月大學士保甯等會典館原奏弁冕會典者也會典館如此

歷聖實錄館如此一切官書局無弗如此嘉慶七年王文端公送中書蔡毓琳等充協修而以葉繼雯充纂修葉君負文望辭至再欲待三召文端怒遂停止中書送纂修之例於是終會典館全書告成之年無以中書續送者

仁宗睿皇帝實錄凡

六年告成亦無以中書送纂修者在文端爲遷怒爲變舊章從而沿之非文端諍友矣但文端未嘗奏明裁汰未奉明文從而

沿之以爲前規後隨恐文端不受且停止送纂修協修矣而獨送分校分校之役與供事等夫中書與翰詹同爲清秩翰林纂書中書分校之書內得失一切不當問中書深以爲恥又按嘉慶末楊宜之係副貢生出身八品京官而充會典館總纂中書王璟等以進士出身七品官而充其分校揆之 國家用人之法豈爲平允此必當復其舊物并行知各館者也

一體制宜畫一也漢中書充 文淵閣檢閱軍機章京者挂朝珠今中書紛然挂朝珠或以爲非或以爲是以爲是者曰內閣本內廷與軍機無區別以爲非者曰今之內閣一切非軍機處事勢本殊何獨挂珠兩說皆中理此宜奏定章程或全準或全裁或何項應準或何項應裁奉明文而載會典又如中書初到閣見大學士儀平日侍讀中書因公見大學士儀後輩初次謁前輩儀亟宜斟酌卑亢之間纂成一書以便循守願文物斐然以章百司領袖之盛道光九年十二月朔中書龔自珍謹議

在禮曹日與堂上官論事書

主客司主事兼坐辦祠祭司事龔鞏祚謹啟大人閣下鞏祚以去年春由宗人府主事調任今職受事以來於今一年拙者之効無所表見而旬凡間有所欲言不揣冒昧欲以上裨高深於百一大人觀覽之餘加以采訪采訪之後如可行次第施行條目如左

一則例宜急修也定制各部則例十年一修天運十年而小變人事亦然十年之中凡欽奉上諭及臣工條奏關系某部事宜經某部議準者該部陸續纂入以昭明備今按禮部則例自嘉慶二十一年重修後今二十三年矣祠祭司典禮最爲重大應行纂入者較三司繁賾數倍三司亦有應纂入者署中因循憚于舉事若再積數年難保案牘無遺失者他日必致棘手禮曹爲朝廷萬事折衷之地較五部最重今各部皆無二十年不開則例館者揆其輕重未爲允洽又鞏祚讀嘉慶二十一年所修則例外錯極多此日重修見聞相接尙易訂正若遲至數年而後舊人零落攷訂益難宜飭首領司詳議迅辦奏稿本年夏間舉行

定盒文集補編卷二

三

一風氣宜力挽也鞏祚先祖官禮部鞏祚之父又官禮部今三世矣髫髻以來頗聞掌故且知本部風氣在京曹最爲雅正乃近今則有難言者矣向來司員名爲坐辦司事至於掌印尤繫一司之雅望豈以趨踰奔走爲才嘉慶初司員有於宮門風露中持稿乞畫者使少年新科爲之謂之觀政資格稍舊則不爲之矣或筆帖式爲之主事不爲之矣近日專以赴宮門說稿爲才自掌印以下有六七輩齊聲說一件事者有六七輩合

捧一稿者輩祚實羞爲之至於本部赴 圓明園直日是日也
四司不聞一馬嘶不見一阜隸迹矣定例部臣赴 園直日輪
派一人留署注明摺尾是 皇上尙不欲堂官之全赴園也

況司官哉堂官直日耳司員自有其坐辦之事直日何預于四
司哉夫部中多一趨踰犇走乞面見長之人則少一端坐商榷
朴實任事之人且司官日赴 宮門見堂官則堂官因之不必

日至署司官爲無益之忙堂官偷有辭之懶所繫豈淺鮮哉宜
頒發堂諭一通曰內廷尙書侍郎不能日日入署者應畫之稿

積至第八日

直日入

遣筆帖式二員彙捧至 宮門面畫主事

以上官不許前來如此則司事簡矣又頒堂諭一通不在內廷
行走之尙書侍郎日日入署無須在 宮門畫稿如此則堂事

肅矣又定一章程曰遇 奏事之期其奏稿系由某司辦者許

定盒文集補編卷二

三

本司原辦之官前來一員隨同聽 旨餘員不必來如此則司

事益肅夫簡以肅則復乾隆以前之氣象矣又有請者本部遇
題缺及派差使時竟有對眾夸張堂官向我詢賢否我保舉誰
我保全誰者此輩不學淺夫於大局亦無能損益但禮曹爲風
氣之宗一類一笑宜謹之以防五部清議

一祠祭司宜分股辦公也祠祭司關系至重甲於諸司官懈吏
疲散漫無紀亦爲諸司最推其故由不分股辦公故也現在儀
制司分股故人知奮勉無旬日不到署者亦無呈堂乞畫時而
本員尙不知此稿底裏者祠祭司不然除掌印以外並無專責
人人可問夫天下事至人人可問則人人不問固不獨祠祭司
然矣嘉慶間王侍郎引之知其如此命以祠祭司仿照南司分
股辦事行之未久有掌印者志在獨辦不願均勞以爲若分辦

則掌印者與餘員何以異乃力白其不便而止此時幸無此專
嫉之員北司頭緒頗多宜悉心詳議復王侍郎之舊或一股一
人或一股數人或數股一人此番議定永遠遵行此亦造就人
材之一道

一主客司宜亟加整頓也主客司者為 天朝柔遠人使外夷
尊中國地甚重也近日至於大敗壞不可收拾為四夷姍笑原
其故由百務一誘之四譯館監督而本司無權也館監督之設
由外夷戾止夫馬眾多資其彈壓而已

天家有餼廩之給俾司賓客適館授餐之事而已至有事關中
外大體大計者宜責成該司或白堂或具奏不得任館監督一
人欲重卽重欲輕卽輕欲行卽行欲止卽止也道光四年越南
國王使陪臣呈請改貢道爾時掌印邊廷英具奏稿尙書文孚

定齋文集補編卷二

西

奏駁之而止十五年前風氣尙未大壞若在今日主客司恐不
得預聞禮部之有四譯館猶戶部之有寶泉局兵部之有馬館
而已附本部以上通其印現貯本部後庫非眞京堂與六部卿
貳抗衡者也監督以京堂自處以主客司爲贅疣去年高驥貢
使呈請裁減通官其詞剴切監督福肇不問其是非獨駁斥之
堂司皆弗預諾鞏祚以爲宜奏乞 聖裁不見聽未幾果有使
臣倭什訥明訓擾驛站之事卽係通官之害明效大論如一切
事宜皆依乾隆嘉慶故事主客司預聞豈有此事哉又伏檢舊
案主客司掌印滿郎中不兼四譯館監督四譯館監督以三司
郎中爲之何也外夷在館錢糧出入例由館造冊報司由司覆
核咨戶部報銷今監督卽係本司是自支自銷自造自報自核
自移自咨自結無此政體客歲高驥三來越南亦來簿籍之屬

同官不寓目焉同官未必以不肖相疑該監督何以自明獨以
自處宜急定章程四譯館監督用三司郎中爲之在主客司者
迴避承爲定例凡遇外夷具呈言事令該司各員中明白大計
者議其或準或駁共見共聞小事白堂官大事具奏中外之情
不壅過于一夫 天朝永無失大體之羞矣以上四條主事龔
鞏祚謹議道光十八年正月開印日

主客司述略

我朝藩服分二類其朝貢之事有隸理藩院者有隸主客司者其隸理藩院者蒙古五十一旂喀爾喀八十二旂以及西藏青海西藏所屬之廓爾喀是也隸主客司者曰朝鮮曰越南卽安南曰南掌曰緬甸曰蘇祿曰暹羅曰荷蘭曰琉球曰西洋諸國西洋諸國一曰博爾都嘉利亞一曰意達里亞一曰博爾都噶爾一曰英吉利自朝鮮以至琉球貢有額有期朝有期西洋諸國貢無定額無定期

朝鮮越南琉球皆有冊封之禮朝鮮以內大臣內閣滿學士六部滿侍郎乾清門侍衛散秩大臣往琉球以內閣中書禮部司官六科給事中或翰林院官往越南如琉球之禮嘉慶朝定冊封越南用廣西布政使或按察使往不以京官往

定齋文集補編卷二

六

國朝冊封琉球六次順治十一年使張學禮王垓康熙元年王垓又以頒一詔往康熙二十一年使林麟焜汪楫康熙五十七年使海寶徐葆光乾隆十九年使全魁周煌嘉慶四年使趙文楷李鼎元嘉慶十二年使費錫章齊鯤道光丁酉六月記之几頒賞陳於 午門先期咨內務府備賞物咨護軍統領彈壓屆期御史二員來監禮禮部侍郎一員主客司司官二員莅賞會同四譯館滿監督一員手奉而授之鴻臚序班以 國語督其拜跪子莅賞暹羅者一琉球一越南一朝鮮四

越南貢道由陸路至廣西憑祥州入鎮南關道光元年越南使臣呈請改由水道入廣東澳門部臣駁之道光六年越南王來朝復理前說主客司員外郎任邱邊公廷英又力駁之具奏其議乃定邊公前輩中之有風采肯任事者也

蒙古寄廩表序

賽音部之有兩厄魯特猶青海部之有賀蘭山厄魯特與額濟納士爾扈特也皆各有廩疆域則統之如古坿庸國塞因西壤茂有水草其始也皆居推河矣其繼也皆居烏蘭烏蘇矣今阿刺布坦裔見旂一廩一丹濟蘭裔見廩一旂一廩皆見貝子地皆削推河之再官書記載或贅或歧故考檔宜慎也

青海志序

青海在甘肅西甯府邊外唐吐谷渾之分也三十九族奉佛而好兵會盟之事弗與故支移甚少其地始盡番子有也三十九族之人盡後徙也瓦刺與蒙古實一而二始元明間爲蒙古屬國視蒙古微賤和碩特之得姓博爾吉吉特氏當是冒貴種未必本姓然弗可攷也今依欽定世系表以和碩特之額寔汗

定盒文集補編卷二

七

爲首巨細之故咸詮次于下雍正後額寔裔亡而和碩特不盡亡存者如干族其事次焉其徙往以實地者有喀爾喀輝特土爾扈特各部其事又次焉其關界以鎮海堡爲首其地形以河爲領具如志

烏梁海表序

皇輿極北竟也其人與明阿特同祖喀爾喀四部輕之蓋微種也頗役附北厄魯特噶爾丹不能自通康熙三十六年漠北平五十四年烏梁海來貢貂有詔隸札薩克圖汗部乾隆三十九年始與末蘭之圍命與烏爾烏蘇厄魯特杜爾伯特青海爲一隊謂之四別隊嗣是進年班矣其部落以在唐努山者爲大支以牧阿勒坦山牧阿勒坦渾爾者爲屬國實一種而三國有總管大頭目一員今鈎考唐努山世系自和羅爾邁以下列於表

送 欽差大臣侯官林公序

戊戌十一月

使

欽差大臣兵部尙書都察院右都御史林公既陞辭禮部主事仁和冀自珍則獻三種決定義三種旁義三種答難義一種歸墟義中國自禹箕子以來食貨並重自明初開礦四百餘載未嘗增銀一釐今銀盡明初銀也地中實地上虛假史不漏于海人事火患歲歲約耗銀三四千兩況漏于海如此自此決定義更無疑義漢世五行家以食妖服妖占天下之變鴉片煙則食妖也其人病魂魄逆晝夜其食者宜縲首誅販者造者宜刎脰誅兵丁食宜刎脰誅此決定義更無疑義誅之不可勝誅不可絕其源絕其源則夷人不逞奸民不逞有二不逞無武力何以勝也公駐粵門距廣州城遠夷勦也公以文臣孤入夷勦其可乎此行宜以重兵自隨此正

定盒文集補編卷二

六

使

皇上頒關防史節制水師意也此決定義更無疑義食妖宜絕矣宜并杜絕呢羽毛之至杜之則蠶桑之利重木棉之利重蠶桑木棉之利重則中國實又凡鐘表玻璃燕窩之屬悅上都之少年而奪其所重者皆至不急之物也宜皆杜之此一旁義宜勒限使夷人徙粵門不許留一夷留夷館一所爲互市之棲止此又一旁義火器宜講求京師火器營乾隆中攻金川用之不知施於海便否廣州有巧工能造火器否胡宗憲圖編有可約略仿用者否宜下羣吏議如帶廣州兵起粵門多帶巧匠以便修整軍器此又一旁義於是有儒生逆難者曰中國食急于貨襲漢臣劉陶舊議論以相舐固也似也抑我豈護惜貨而置食于不理也哉此議施之於開礦之朝謂之切病施之於禁銀出海之朝謂之不切病食固第一貨卽弟二禹箕子言如此矣此

逆

一答難於是有關吏逆難者曰不用呢羽鍾表燕窩玻璃稅將
緝夫中國與夷人互市大利在利其米此外皆未也宜正告之
曰行將關稅定額陸續請減未必不蒙 恩允國家斷斷不恃
權關所入矧所損細所益大此又一答難乃有迂誕書生逆難
者則不過曰爲寬大而巳曰必毋用兵而已告之曰刑亂邦用
重典周公訓也至於用兵不比陸路之用兵此驅之非勦之
也此守海口防我竟不許其入非與彼戰于海戰于陸艦也伏
波將軍則近水非樓船將軍非橫海將軍也况路路可追此無
可追取不逞夷人及奸民就地正典刑非有大兵敵之原筮之
事豈古人於陸路開邊釁之比也哉此又一答難以上三難送
難者皆天下豔猾游說而貌爲老成迂拙者也粵省僚吏中有
之幕客中有之游客中有之商估中有之恐紳士中未必無之

定盦文集補編卷二

九

宜殺一傲百公此行此心爲若輩所動游移萬一此千載之一
時事機一跌不敢言之矣不敢言之矣古奉使之詩曰憂心悄
悄僕夫况瘁悄悄者何也慮嘗試也慮窺伺也慮洩言也僕夫
左右親近之人皆大敵也僕夫且憂形于色而有况瘁之容無
飛揚之意則善于奉使之至也閣下其繹此詩何爲一歸墟義
也曰我與公約期公以兩期期年使中國十八行省銀價平物
力實人心定而後歸報我

皇上書曰若射之有志我之言公之鶴矣

定盦先生執事月前述職在都鹿鹿輒塵刻無暇晷僅得
一聆清誨未罄積衷惠贈鴻文不及報謝出都後于與中
細繹大作難陳義之高非謀識宏遠者不能言而非闕注
深切者不肯言也竊謂旁義之第三與答難義之第三均

歎

可入決定義若旁義之第二弟早已陳請暫未允行不敢
再瀆答難之第二義則近日已略陳梗概矣歸墟一義足
堅我心雖不才曷敢不勉執事所解詩人悄悄之義謂彼
中游說多恐爲多口所動弟則慮多口之不在彼也如履
如臨曷能己已昨者埒申非意瀕行接誦手雨復經唾棄
甚滋顏厚至閣下有南游之意弟非敢沮止旌旆之南而
事勢有難言者曾囑敝本家帖瞻主政代述一切想蒙清
聽專此佈頌胤祺統惟心鑒不宜愚弟林則徐叩頭戊戌
冬至後十日

釋魂魄

定盦文集補編卷三

有渾言之義有析言之義渾言之人死曰鬼鬼謂之魂魄析言之魂有知者也魄無知者也質言之猶曰神形矣易曰精氣爲物此言聖智之魂之情狀曰游魂爲變此言凡民之魂之情狀詩曰文王在上於昭于天此頌文王之精氣能不與魄俱死孔子告子游曰體魄則降此言聖智與凡民所同者曰知氣在上此言聖智所不與民同者凡民之魂不能上升乎天或東西南北以遊招魂之禮升屋而號告曰皋某復必仰而求之上者何也不敢以凡民待其親也屈原宋玉之詞則求之上求之下求之東西北南夫亦善知凡民之情狀也月之生曰明其死曰魄假借之義也魂有知故禮有招魂楚巫有禮魂魄無知故周禮不墓祭墨氏薄葬道家者流言以魂屬善以魄屬不善求之孔墨具無其義小說家言人遇鬼於墟墓然則魂有戀魄而悲死者矣孰達孰悲吾弗知

辯知覺

定盦文集補編卷三

一

嘉慶甲子自珍從嚴江宋先生讀書先生問焉曰伊尹曰先知知後知先覺覺後覺知與覺何所辯也自珍對曰知就事而言也覺就心而言也知有形者也覺無形者也知者人事也覺兼天事言矣知者聖人可與凡民共之覺則先聖必俟後聖矣堯治歷明時萬世知歷法后稷播五穀萬世知農此先知之義古無歷法堯何以忽然知之古無農后稷何以忽然知之此先覺之義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此先知之義夫子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此先覺之義孔子學文武之道學周禮文武周公爲先知孔子爲後知此可知者也孔子不恃杞而知夏不恃

宋而知殷不乞靈文獻而心通禹湯此不可知者也夫可知者聖人之知也不可不知者聖人之覺也

鬲告子

龔氏之言性也則宗無善無不善而已矣善惡皆後起者夫無善也則可以爲桀矣無不善也則可以爲堯矣知堯之本不異桀郁卿氏之言起矣知桀之本不異堯孟氏之辯興矣爲堯矣性不知苑爲桀矣性不加枯爲堯矣性之桀不亡走爲桀矣性之堯不亡走不加苑不加枯亦不亡目走是故堯與桀互爲主客互相伏也而莫相偏絕古聖帝明王立五禮制五刑敝敝然欲民之背不善而嚮善攻劇彼爲不善者耳曾不能攻劇性崇爲善者耳曾不能崇性治人耳曾不治人之性有功於教耳無功於性進退卑亢百姓萬邦之醜類曾不能進退卑亢性告子

定齋文集補編卷三

二

曰性無善無不善也又曰性杞柳也仁義杯棬也以性爲仁義以杞柳爲杯棬闢之曰浸假而以杞柳爲門戶藩柅浸假而以杞柳爲桮棬浸假而以杞柳爲虎子威俞杞柳何知焉又闢之曰以杞柳爲杯棬無救於其爲虎子威俞以杞柳爲威俞無傷乎其爲杯棬杞柳又何知焉是故性不可以名可以勉強名不可以形容似也楊雄不能引而申之乃勉強名之曰善惡混雄也竊言未湮其原盜言者雄未離其宗告子知性發端未竟

子年二十七著此篇越十五年四十二矣始讀天台宗書喜少作之闔合乎道乃削剔蕪蔓存之自珍自記癸巳冬

六經正名

龔自珍曰孔子之未生天下有六經久矣莊周天運篇曰孔子

曰某以六經奸七十君而不用記曰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有易書詩禮樂春秋之教孔子所覩易書詩後世知之矣若夫孔子所見禮卽漢世出於淹中之五十六篇孔子所謂春秋周室所藏百二十國寶書是也是故孔子曰述而不作司馬遷曰天下言六藝者折衷于孔子六經六藝之名由來久遠不可以肌增益善夫漢劉向之爲七略也班固仍之造藝文志序六藝爲九種有經有傳有記有羣書傳則坳于經記則坳于經羣書頗闕經則坳于經何謂傳書之有大小夏侯歐陽傳也詩之有齊魯韓毛傳也春秋之有公羊穀梁左氏鄒夾氏亦傳也何謂記大小戴氏所錄凡百三十有一篇是也何謂羣書易之有淮南道訓古五子十八篇羣書之闕易者也書之有周書七十一篇羣書之闕書者也春秋之有楚漢春秋太史公書羣書之闕春秋者也然則禮之有周官司馬法羣書之頗闕禮經者也漢二百祀自六藝而傳記而羣書而諸子畢出說大備微夫劉子政氏之目錄吾其如長夜乎何居乎後世有七經九經十經十二經十三經十四經之喋喋也或以傳爲經公羊爲一經穀梁爲一經左氏爲一經審如是是則韓亦一經齊亦一經魯亦一經毛亦一經可乎歐陽一經兩夏后各一經可乎易三家禮分慶戴春秋又有鄒夾漢世總古今文爲經當十有八何止十三如其可也則後世名一家說經之言甚眾經當以百數或以記爲經大小戴二記畢再經夫大小戴二記古時篇篇單行然則禮經外當有百三十一經或以羣書爲經周官晚出劉歆始去劉向班固灼知其出於晚周先秦之士之掇拾舊章所爲坳之于禮等之干明堂陰陽而已後世再爲經是爲述劉歆非述

孔氏善夫劉子政氏之序六藝爲九種也有苦心焉斟酌曲盡善焉序六藝矣七十子以來尊論語而譚孝經小學者又經之戶樞也不敢以論語夷于記夷于羣書也不以孝經還之記還之羣書也又非傳於是是以三種爲經之貳雖爲經之貳而仍不敢悍然加以經之名向與固可謂博學明辨慎思之君子者哉詩云自古在昔先民有作向與固豈非則古昔崇退讓之君子哉後世又以論語孝經爲經假使論語孝經可名經則向早名之且曰序八經不曰序六藝矣仲尼未生先有六經仲尼既生自明不作仲尼曷嘗達弟子使筆其言以自制一經哉亂聖人之例淆聖人之名實以爲尊聖怪哉非所聞非所聞然且以爲未快意於是乎又以子爲經漢有傳記博士無諸子博士且夫子也者其術或醇或疵其名反高于傳記傳記也者弟子傳其師記其師之言也諸子也者一師之自言也傳記猶天子畿內卿大夫也諸子猶公侯各君其國各子其民不專事天子者也今出孟子於諸子而夷之於二戴所記之間名爲尊之反卑之矣子輿氏之靈其弗享是矣問子政以論語孝經爲經之貳論語孝經則若是班乎荅否否孝經者曾子以後支流苗裔之書平易汎濫無大疵無闕意眇指如置之二戴所錄中與坊記緇衣孔子間居曾子天圓比非中庸祭義禮運之倫也本朝大博士向與固因本朝所尊而尊之非向固尊之也然則劉向班固之序六藝爲九種也北斗可移南山可隳此弗可動矣後世以傳爲經以記爲經以羣書爲經以子爲經猶以爲未快意則以經之輿僮爲經爾雅是也爾雅者釋詩書之書所釋又詩書之庸末乃使之與詩書抗是尸祝輿僮之鬼配食昊天上帝也

六經正名答問一

問傳記及爾雅之爲經子斥之以其不古也孝經之名古矣胡斥之荅孝經之名經視他傳記古矣視孔氏之世之六經則不古歸不云乎仲尼未生已有六經仲尼之生不作一經子惑是是惑于元命苞鈞命決而已矣周官之再經王莽所加

六經正名答問二

問張揖以降論爾雅者眾矣以孰爲正荅以宋鄭樵之論爲正然則雅可廢邪荅否否尙竇史游急就豈不寶雅尙尊許慎說文豈不尊雅尙信毛萇詩傳豈不信雅後聖如起莫之廢也釋訓一篇最冗最誕最僞鄙最不詞如夾際言

六經正名答問三

問六藝之有樂謂聲容不謂竹帛明矣樂記一篇之存周官大

定盦文集補編卷三

五

司樂篇之存竇公所獻戴氏所錄其存于天地也不得謂韶濩之存于天地也明矣班氏乃采小戴記之一篇以當六藝之一何居荅子之言是也而不可以責向與固也向若曰此樂之見于大略者爾名爲七略則不得不然名爲藝文志則不得不然六經正名答問四

問三禮之名始何時荅始熹平立石經時夫小戴尊矣抑王言保傳之篇善矣夏小正視月令古矣曾子十八篇亡厓略稍稍見大戴又有功焉公冠投壺諸侯遷廟諸侯鬯廟又班氏所稱其文與十七篇相似者也十七篇今本漢書諸論爲七十篇劉攽正之則是淹中經之四篇也然而蔡邕不書大戴盧植鄭元不注大戴用心亦有頗焉

六經正名答問五

歌

問吾子之言以經還經以記還記以傳還傳以羣書還羣書以子還子五者正名之功碩矣今天下古書益少如其寫定于先生之堂六莪九種以誰氏為配荅曰我其縱言之周書去其淺誕別其譌衍寫定十有八篇穆天子傳六篇百篇書序三代宗彝之詔可讀者十有九篇秦陰一篇此篇本在周書七十一篇為秦昭襄王時書即今世所傳陰符經也桑欽水經一篇以配二十九篇之尚書左氏春秋宜別去劉歆所監益春秋公羊傳鄭語一篇及太史公書以配春秋重寫定大戴記存十四小戴記存十七加周髀祿經九章祿經考工記弟子職漢官舊儀以配禮古經屈原賦二十五篇漢房中歌郊祀司鏡司以配詩許氏說文以配小學是故書之配六詩之配四春秋之配四禮之配七小學之配一今夫穀梁氏不受春秋制作大義不得為春秋配也國語越絕戰國策文章雖古

定盦文集補編卷三

六

麗抑古之禘史也亦不以配春秋周官五篇既不用于周又未嘗以行于秦漢文章雖閎侈志士之空言也故不以配禮若夫詩小序不能得詩之最初義往往取賦詩斷章者之義以為義豈書序之倫哉故不得為詩之配竊又以焦氏易林伏生尚書大傳惠棟輯逸世本董仲舒書之第二十三篇盧文弨本周官五篇此五者均于易書春秋禮經之尾如坳庸之臣王者雖不得為配得以其屬籍通已為尊之矣盡之矣盡之矣或曰胡不可配經子不可配經雖使曾子漆雕子子思子之書具在亦不以配論語鄉也發其端矣

志寫定羣經

龔自珍曰予大慙後世益不見易書詩春秋李銳陳奐江藩友

盍

周

並

吳爭

于

祐士

朋之賢者也皆語自珍曰查不寫定易書詩春秋方讀百家好
稷家之言未暇也內閣先正姚先生語自珍曰盍不寫定易書
詩春秋又有事天地東西南北之學未暇也烏乎姬周之衰七
十子之三四傳或口傳易書詩春秋不皆著竹帛故易書詩春
秋之文多異漢定天下立羣師師置羣弟子利祿之門爭以異
文起其家故易書詩春秋之文多異然而文武之文非史籀之
學也史籀之學孔氏之雅言又非漢廷之竹帛也漢之徒隸寫
官譯形借聲皆起而與聖者並有權然而竹帛廢梨木起鞫紬
者不亡凡梨令工匠習史學徒又皆起而與聖者然有權聖人
所雅言益微悲夫悲夫將欲更定姬周之末之文章不有考文
之聖其孰當之將欲更漢氏也羣師互有短長非深于義訓勇
于割聞者弗能也無已則我所欲料虔姑在夫引書變爲徒書

定盍文集補編卷三

七

之際乎以與漢寫官爭姑在夫竹帛變梨木之際乎以與後世
之梨令工匠習史學所據者皆賤所革者功不大小賢勉而能
爲之庶幾其遂爲之更改三百字鬼不相予乃又歎言曰是不
足爲今夫易書詩春秋文十五用假借焉其本字蓋罕矣我將
求其本字然而所肆者孤漢師之汎見雅記者闕孤則不樂從
闕則不具以不樂從之心采不具之儲聚而營之能灼然知孰
爲正字孰爲假固不能以富矣諸藉令完具其七十子之所請
益倉頡史籀之故孔子之所雅言又不知果在否焉則足以慰
好學臚古者之志終無以慰吾擇予一之志且吾之始猖狂也
憾姬周之末之多歧憾漢博士師弟子之多歧今也不然感漢
寫官之弗廣感梨木之初之不廣感兵燹之不存感俗山之疎
而弗耆古無以俟予子所憾日益下愈如何愈如何龔吾珍歲

爲此言目十稔卒不能寫定易書詩春秋生同世又同志寫定者王引之顧廣圻李銳江藩陳奐劉逢祿莊綬甲

說中古文

成帝命劉向領校中五經秘書但中古文之說余所不信秦燒天下儒書漢因秦宮室不應宮中獨藏尙書一也蕭何收秦圖籍乃地圖之屬不聞收易與書二也段使中秘有尙書何必遺量錯往伏生所受廿九篇三也段使中秘有尙書不應安國獻孔壁書始知曾多十六篇四也段使中秘有尙書以武宣之爲君諸大儒之爲臣百餘年間無言之者不應劉向始校召詔酒誥始知與博士本異文七百五也此中秘書既是古文外廷所獻古文遭巫蠱不立古文亦不亡段使有之則是燒書者更始之火赤眉之火而非秦火矣六也中秘既是古文外廷自博

定盒文集補編卷三

八十一

士以汜民間應奉爲定本斟酌畫一不應聽其古文家今文家紛紛異家法七也中秘有書應是孔門百篇全經不但舜典九共之文終西漢世具在而且孔安國之所無者亦在其中孔壁之文又何足貴今試考其情事然邪不邪八也秦火後千古儒者獨劉向歆父子見全經而平生不會於廿九篇外引用一句表章一事九也亦不傳受一人斯謂空前斯謂絕後此古文者迹遍如埽矣異哉異至於此十也假使中秘書並無百篇則向從七略當載明是何等篇其不存者亡於何時其存者又何所受也而皆無原委千古但聞有中古文之名十一也中秘既有五經獨易書著其三經何以茂聞十二也當帝之時以中書校百兩篇非是予謂此中古文亦張霸百兩之流亞成帝不知而誤收之或卽劉歆所自序之言如此託於其父竝無此事古亦

書如此古文易可知窳其獨與絕無師承之費直易相同而不與施孟梁邱同也漢書劉向一傳本非班作歎也博而詐固也伺而慰

家塾策問一道

問三代先秦古籍篇篇皆單行若夏小正弟子職不待言矣漢世徵竇公獻其書乃大司樂章也然則三百六十官每官亦可單行凡采輯羣書而纂錄之者古來幾家以何家爲首與古籍有一篇而數家皆采之者若月令投壺勸學是也能一一舉之與古籍在冊府者眞者三四僞者六七其灼然僞如東晉書古文王肅家語夫人而知之矣此外尙有何書能疏證之與諸子僞者益多眞書老莊列管韓非荀墨孫吳而外不難一一僂指能揭挖之與有文甚古而實無此書者後人刺取莊列中語爲

定盒文集補編卷三

九

廣成子爲亢倉子是也尙有類此者與亦有原本相沿已久而實無精言古義者晏子春秋是也能推舉之與僞書不獨後世有之也戰國時人依託三皇五帝矣或依託周初矣漢之俗儒已依託孔門問答矣然亦頗有所本傳授或有微緒未可以盡割也能言去之取之之甘苦與卽以漢後僞書而論除極誕極陋者姑不必言亦有古訓相沿稍存義例者爲何等與古書眞而又完具者益少佚篇尤多者司馬法是也能言各書之遺憾與又有古人作僞并其僞而亡之後人又僞僞如唐張弧作子夏易傳今則并非弧書是也尙有類此者與古書淪亡後人掇拾他書所引輯一書近人爲此學者眾矣卷帙孰爲最富鉤稽孰爲最密編次校讐孰爲最善與古書自有舊式凡敘目皆當一篇不可以後世坊刻俗式亂之也能言其要例與序目或在

前或在後依史記說文則目在後諸書有目在前者與諸子書凡劉向校上之奏今存者有幾通與醫卜日者種樹堪輿之屬下至相牛相馬今世雜流其所抱所守有古笈可問者與漢書藝文志與隋書經籍志互相出入者有幾事與晁公武陳振孫兩人比吾曹生稍古其眼福勝吾曹者幾大崙與二人識議孰優劣與元明叢書真偽雜糅不必言又往往不取足本所宜糾者幾事與抑更有問焉者近儒學術精嚴十倍明儒動譏明人為冤園為鼠壤矣然三代先秦之書悉恃明人刻本而存設明人無刻本其書必亡何與或曰明人學術雖陋而好古好事不可埋沒抑何近世士大夫不好事不好古與昔之士大夫何其從容而多暇日商及刻書今之士大夫何其瘁而不暇與此亦上下古今之士所宜求索厥故者也其略言之

最錄穆天子傳

定齋文集補編卷三

十

穆天子傳六卷自第一至第四書天子西巡狩之事第五第六書畿內畋遊之事又具書盛姬事

天子自北而西而北凡行一萬三千三百里其征比反史臣具書日龔自珍謹由日推月得月周天二十又八

龔自珍曰天子西征得羽琫之山東歸蠹書于羽陵畿內有羽陵何也樂羽琫之遊歸而築羽陵也天子西征得樂池東歸葬盛姬于樂池畿內有樂池何也樂樂池之遊歸而築樂池也晉臣郭璞語非是洪氏頤煊孫氏星衍語皆非是

此籀文也籀文孰作之宣王朝太史臣籀之所作也非西周世所行之文也曷為明之明非古文也孰謂為古文晉臣荀勗以為古文也元明契書家因以為古文也古文簡籀文繁古文但

畿

朴

有象形指事籀文備矣晉臣不知其異

六卷文闕不具何也荀勗云汲郡收藏不謹是其故也自珍曰今闕文有二種有闕甚多不知若干名者事更端也寫書者宜書之曰闕有闕一二名者事無更端則食也寫書者宜爲方空於行間不言闕今寫定本第一卷第一行先書闕乃書飲天子蠲山之上是其例也如此庶讀者瞭其事起屹矣

由闕故知有逸文可摭拾與可曩者刺取羣書補食字洪頤煊孫星衍兩家善矣龔自珍取列子周穆王篇事抱朴子君子化猿鶴小人化蟲沙事羣書中帝臺事擅山刻石事應詔之鏡事定爲此傳逸文爲摭逸一篇附卷尾

晉書束皙傳曰此書本五卷末卷乃雜書十九卷之一孫星衍曰尋其文義相屬應歸此傳束皙傳別出之者非也龔自珍曰孫說是也

定盦文集補編卷三

士

今所據有元劉氏庭翰本明吳氏瑄本何氏鏗本邵氏獲古本汪氏明際本吳山華陰兩道藏本國朝洪氏頤煊本孫氏星衍本洪氏孫氏爲善

龔自珍曰古者神君高后所以享帝者之樂左史之所莊記周史之最古者後王德薄神人遠之天地既濇山川衰濁神物徂謝下逮草木不孕金玉鄰子之言曰不能紀遠乃紀於近重以史降爲儒耳剽目誦不如剡子驚而削之使天靈迹憎悅夷子稗家尙不得媿國語不亦儉乎

最錄列子

列子八卷晉張湛注明嘉靖中吳郡顧春依宋景定改元龔自萬本重刻者自珍曰列與莊異趣莊子知生之無足樂而未有

術以勝生死也乃曰死若休何容易哉列子知內觀矣莊子欲陶鑄堯舜而託言神人列子知西方有聖人矣其日以目視以耳聽曰視聽不以耳目於聖人六根互用之法六識之相庶近似之皆非莊周所知者求之莊未可以措手足求之列手有捫而足有藉也莊子見道十三四列子見道十七八丁大法之末東皆未脫離三界惜哉

最錄司馬法

予錄書至司馬法深疑焉古有司馬兵法又有穰苴兵法齊威王合之名曰司馬穰苴兵法此太史公所言司馬法宏廓深遠合于三代穰苴區區小國行師之法而已又太史公所言二者合一百五十篇宋邢昺所見也見三卷者晁氏也見一卷者陳氏也實止一卷爲書五篇則今四庫本及一切本是也其言孫

定齋文集補編卷三

三

吳之輿臺尙不如尉繚子所謂宏廓深遠者安在疑者一自馬融以降引之者數十家悉不在五篇中疑者二佚書乃至百四十有五疑者三存者是司馬法則佚者是穰苴法矣齊威王合之之後何人又從而分之使之蕩析也疑者四馬融以下羣書所引頗有三代兵法及井田出賦之法是佚書賢于存書遠矣是穰苴法賢于司馬法遠矣疑者五邢陳晁三君之生不甚先後所見縣殊疑者六道光壬辰閏九月寫司馬法竟并質六疑問蘇州黃氏有宋刻本司馬法不知幾卷惜未見 邢昺親見司馬法百五十篇出論語義疏

非五行傳

龔自珍曰劉向有大功有大舉功在七略皐在五行傳凡五行爲災異五行未嘗失其性也成周宣榭火御廩災桓僖廟災非

火不炎上也亡秦三月火火炎上如故平地出水水未嘗不潤下也河決瓠子決酸棗乃至堯時襄山而襄陵水潤下如故關門鐵飛金從革如故桑穀生朝桑穀非不曲直也雨木冰桃李冬華霜不殺艸艸木曲直如故無麥無禾是暘雨不時之應非土不稼穡予紬洪範箕子以庶徵配五事不以五行配五事如欲用春秋災異說洪範者宜爲洪範庶徵傳不得曰五行傳且休徵五咎徵又五非六也無六沴之義又申五事自五事皇極自皇極五福六極自五福六極不相配彼加恆陰以足六沴又割皇極以畀五事無勞於是者亦無拙於是者今以五事還五事以皇極爲皇極以五福六極還五福六極而洪範可徐徐理矣微但此陽自陽範自範春秋自春秋易言陰陽洪範言五行春秋言災異以易還易範還範春秋還春秋姑正其名而易書

定盒文集補編卷三

三

春秋可徐徐理矣武王箕子周初之史氏不知後世有儒者古之儒者不聞後世有裨竈梓慎裨竈梓慎不聞後世有文成五利文成五利不聞王莽王莽不聞張角張魯五斗米三里霧如改五經以遷就之角魯將母經學之大宗也哉

與陳博士箋

靜齋博士足下自古以陰陽五行占論災異與推步家術絕不相同不能并爲一家之言梓慎裨竈之流無能推日食者況月食近世推日月食精矣惟彗星之出古無專書亦無推法足下何不請于鄭親王取欽天監歷來彗星舊檔案算查出推成一書則此事亦有定數與日食等耳自珍最惡京房之易劉向之洪範以爲班氏五行志不作可也此書成可以摧燒漢朝天子之謬說矣

表孤虛

予讀漢百官表至戊己校尉而作曰古用兵之法盡此官矣戊己之爲德無專治無所不治擊之也無方而善擊天下之虛負戊己以爲治百戰百勝不戰亦勝戊己之名以孤爲名者也孤不自孤得虛而孤使漢官盡如此匈奴何足平三十六城郭何足有大宛何足通邪古先聖王使弟子八歲入小學學六甲五方之事六甲五方相爲用古也必有其說宋裴駟不得其說以虛爲孤以孤爲虛予思疑誤後世作一表采易緯之義兼術家之術以正漢官之名與裴駟正相反

甲子旬

虛戌亥

孤在辰巳

甲子旬

虛申酉

孤在寅卯

甲申旬

虛午未

孤在子丑

甲午旬

虛辰巳

孤在戌亥

甲辰旬

虛寅卯

孤在申酉

甲寅旬

虛子丑

孤在午未

定會文集補編卷三

酉

最錄易緯是類謀遺文

易緯最無用獨卦氣法或出于古史氏而緯家傳之何以疑其出於古史氏曰古者頒時月日之歷與三易之法皆出于王者掌於史氏故僞爲時月日者有誅焉僞爲卜筮之書者有誅焉其大原一也春分之日與秋分之日同占一卦爻又同其吉凶必殊矣冬至之日與夏至之日同占一卦爻又同其吉凶必殊矣推而至于三百六十六日設日日遇卦同爻又同其吉凶必日日殊矣是故震兌坎離之主二十四氣餘六十卦之各主六日八十分日之七此必古法必古憲令也易緯通卦驗乾元序

制記是類謀皆載此法是類謀最詳故錄一通以爲今筮家言
值日者之祖

最錄尙書攷靈糶遺文

似張衡靈憲之支流尙不及衡密矧揆諸今日所實測者乎其
言天地之距七曜之度恣恂凡而吳言之殆無一言之近事實
者獨地與星辰四遊之義或者有徵過而錄之俟司天采擇

最錄春秋元命苞遺文

春秋緯弓七緯中最遇古義矣元命苞尤數與董仲舒何休相
出入凡張三世存三統新周故宋以春秋當興王而託王弓魯
諸大義往往而在雖亦好言五行災異則漢氏之恆疾不足礙
也凡予錄緯三家用閩趙在翰本

最錄急就

定盦文集補編卷三

五

急就三十二章章六十三字依王伯厚寫本伯厚所稱碑本作
某某者頗疑之趙孟頫嘗臨皇象矣墨蹟貼大內乾隆初

詔刻石嵌於西苑之闕古樓者是也予家有拓本以校伯厚
語知其不然豈趙臨皇象而偏旁實不從之邪抑皇象有二碑
邪第三十一章最舛亂難讀各本皆然予以凡正之合作者分
別部居之意且以地名爲殿庶伯厚所言前章末句與後章起
句相躡者

最錄中論

徐幹中論論儒者之蔽既見要害擊而中之七十子歿不數數
遇斯言異哉吾乃遇之於漢與魏之交也爰依何鏗本寫定甚
完具自珍曰漢初元于孝武能成一家之言者甚衆昭宣以降
書不逮古下汙魏世合而論之譬適于野馬或千里鼠壤不蓬

可材則楊雄法言荀悅申鑑是也平蕪生之灌木叢之剔而薙之乃魏瑤草拾而佩之如桓寬寬鹽鐵論劉向說死王符潛夫論是也若乃傾匡量芝到橐載大藥其徐氏中論邪

最錄歸心篇

歸心篇一千九百四十二字顏之推家訓二十篇之弟十五也高安朱軾本十九篇此篇見廢予依宛平黃叔琳同縣盧文弨兩本參校付寫夫說法人者立宗立因立喻道大原覺羣聾聵兩自天天樂墮空斯比丘之躡非居士之宗居士者詞氣夷易略說法要引人易入也而不入于窾在家爲家訓在教爲始教以儒者多樂之

最錄神不滅論

神不滅者敢問誰氏之言與精氣游魂吾聞之大易於昭在上

定盦文集補編卷三

六

又聞之詩魂升魄降又聞之禮儒家者流莫不肄易莫不肄詩莫不肄禮顧儒者曰神不滅佛之言也吾儒不然此身存卽存此身滅卽滅則吾豈不知儒之於易於詩於禮盡若是其莽莽邪盡若是其墨墨邪盡若是其孰視如無覩邪抑遠中之佞邪神不滅論一卷設四難四答三千名有奇鄭鮮之撰鮮之不知何代人也此宋槧本楊傑序蘇州江沅藏其詞旨與顏之推相似必南北朝人也江沅曰此讀佛書之初階可以種信根亟寫副墨一通自珍曰此亦讀易詩禮者之所必欲知也亟寫副墨一通人間遂有弟三本

最錄李白集

龔自珍曰李白集十之五六僞也有唐人僞者有五代十國人僞者有宋人僞者李陽冰曰當時著述十卷其九今所存者得

之他人焉陽冰已爲此言矣韓愈曰惜哉傳於今泰山一毫芒愈已爲此言矣劉全白云李君文集家有之而無定卷全白貞元時人又爲此言矣蘇軾黃庭堅蕭士贇皆非無目之士蘇黃皆嘗指某篇爲僞作蕭所指有七篇善乎三君子之發之端也宋人各出其家藏愈出愈多補綴成今本宋人皆自言之委巷童子不窺見白之真以白詩爲易效是故效杜甫韓愈者少效白者多予以道光戊子夏費再旬日之力用朱墨別真僞定李白真詩百二十二篇於是最錄其指意曰莊屈實二不可以并并之以爲心自白始儒仙俠實三不可以合合之以爲氣又自白始也其斯以爲白之真原也已次第依明許自昌本

書蘇軾題臨皋亭子帖後

東坡居士睡足飯飽倚於几上白雲左繞清江右回重門洞開

定齋文集補編卷三

七

林巒齊入當此時若有思而無所思以受萬物之備元豐四年五月蘇軾臨皋亭之上

龔鞏祚曰夫睡足飯飽者二十五種前方便之二倚於几上者智者曰合眼不受外光合口不受外風是其義夫左繞表假右回表空重門言出二邊也重門洞開表中道林巒齊入表三千具也復次無思表寂有思表炤有思無思同時表寂炤雙眼前萬物備表三千具也何謂受受亦不受不受亦不受非受非不受亦不受亦受亦不受如是之人則能受萬物之備矣當此時也者以無去來今之一時以具去來今之一時悉檀而說說有此時是故阿難結集五時教例系一時道光十七年三月書蘇軾題臨皋亭子帖後

最錄平定羅利方略

此言笑軾愈曰許自昌本

平定羅利方略四卷無纂修銜名始于康熙二十一年八月遣副都統郎坦等偵探羅刹情形事終于二十八年內大臣索額圖立碑與羅刹定地界事羅刹者謂俄羅斯國之人也俄羅斯以順治時擾黑龍江踞雅克薩尼布潮二城而有之至是三十年我

聖祖仁皇帝命將克復逐其人首尾七年而定詔史館作是書也最簡明四庫著錄諸方略獨遺此四庫未見之也在事之人將軍巴海都統薩布素先往無功且意在久師卒成大功者都統公彭春護軍統領佟寶侍郎薩海也方略之要薩海督耕彭春佟寶督戰蓋且戰且耕也兵器以福建所進籐牌爲主籐牌兵者漢蠻儀使侯林與珠臺灣投誠授左都督何祐也定界在何處碑二通一在格爾必齊河一在額爾古納河二河皆

定盒文集補編卷三

黑龍江之上游也郎坦始之彭春薩海中之索額圖善其後也仁皇帝諭曰還之而已不戮一人如天之仁也又諭曰渠所竊踞距我發祥之地甚近此逐之之意也

漢器文錄序

余嘗攷漢氏雖用徒隸書書一切奏記而宮府崇尙篆學非兼通倉頡以來眾體不得爲史君后通史書者班謝皆濡筆以紀夫亦可以知其貴重矣金玉刻辭以視刻碑尤所特加意也余最錄墨本曰阮氏藏史寶鉞一古文也林華館鐙一定陶鼎一小篆兼隸書也汪氏藏陵陽饒一小篆文氏藏五斗鎔一鏡一小篆秦氏藏魯共王熏盧一小篆兼隸書李氏藏郟公鼎一籀文顏氏藏盧僂尺一小篆王氏藏雁足鐙一隸書兼小篆予自藏松豆一古文玉剛卯一籀文鴻嘉鼎一升十四齋熏盧一

小篆兼隸書合諸家藏大小洗十有五皆小篆兼隸書長白斌
良藏嘉量一小篆兼隸書起高文之世迄乎孝安之朝以二十
九物者發其凡而泉印鏡之簿不樓指焉醜禍而碩又往往瓌
然振其詭辭可續周天府矣

鏡錄序

鏡別爲專門何也其四言在易繇與詩之間三言至七言在詠
諺之間體裁尤芳異文章家喜之錄之以覘夫言詩者也其用
韻則不可以周之諧聲求之矣其文字大小篆與隸書相襍爲
體起于秦迄于齊梁間自藏五諸家墨本三十有九總四十有

四
瓦錄序

漢氏宮殿之名不可得而簿錄也其瓦黝以溫其文字多哀而

定盦文集補編卷三

九

瓦

傷心者觀其體皆深習八體六技者之所爲非盡陶師之爲也
夫後漢祠墓之刻碑皆石工書而前漢耳文乃兼大小篆噀可
以識矣運之西隆窺劉祚之東替也矣予所錄五十有五曰長
生未央曰長樂未央曰長生無極曰與天無極曰千秋萬歲與
地無極曰億年無疆曰永奉無疆曰高安萬世曰宗光萬世曰
千秋萬歲曰金曰千金曰衛曰躄曰便曰蘭池宮當曰椒風嘉
祥曰嬰桃轉舍曰都可空瓦曰上林農官曰甘林曰甘泉上林
曰宗正宮當曰八風壽存當曰右將曰有萬壽曰大廐曰金廐
曰宜富貴當曰平樂宮阿曰漢并天下曰復千萬延曰永望芒
芴曰鬼氏冢舍曰萬歲冢當曰宣靈曰萬石君倉曰六畜蕃息
曰方春蕃萌曰駘蕩萬年曰仁義自成曰延年益壽曰延壽萬
歲曰萬物咸成曰長毋相忘曰維天降靈延元萬年天下康甯

文之可以自治者九曰鳳形曰飛廉形曰飛鴻形文曰延年曰三雀形曰朱鳥形曰龜蛇交形曰饗養形曰二馬形文曰甲天下曰魚形其諸家著錄有之而未見者三曰衛屯曰揜依中庭曰黃山

說印

瘁哉自著錄家儲吉金文字以古印爲專門攻之者有二或曰是小物也不勝錄或曰卽錄錄堦鐘彝之末簡昔者劉向班固皆曰繆篆所以摹印章也漢書有八而摹印特居一古官私印之需若人手也小學之士以古自華之徒別爲一門固有說乎夫若泐之士愛古巽闢隴之士愛古孤善者十四至于魚形獸面之製吉陽富貴之文或出于古陶師多致之不足樂也且別爲一門儲印豈不痾於是若夫第其鈕別其金三品則亦攷制度之一隅也官名不見于史是亦補古史也人名大暴白乎史是則思古人之深情也夫官印欲其不史私印欲其史此羽墜之山求古印之大旨也體或繆篆或省不爲繆篆

葛伯仇餉解

問曰逸書曰葛伯仇餉孟子說之曰湯居亳與葛爲隣葛伯放而不祀湯使人問之曰無以共粢盛也湯使亳眾往爲之耕老弱饋食葛伯率其民要其有酒肉黍稻者奪之不授者殺之有童子餉殺而奪之葛雖貧葛伯一國之君安得有殺人奪酒肉事答曰王者取天下雖曰天與之人歸之要必有陰謀焉湯居亳與葛爲隣葛伯不祀湯教之祀遺以粢盛可矣乃使亳眾往爲之耕春耕夏耘秋收乃困乃米而藏之廩而後可以祀其於來歲之祀則豫矣其於歲事則已緩亳眾者何闕國者也策爲

內應者也老弱饋者何往來爲間諜者也葛雖貧士可兼葛伯
故而柔彊隣聖敵且夕虎視發眾千百入其境屯于其野能無
懼乎懼而未冒以葛降率其民而口之又不足以御乃姑殺其
間諜者夫黍稻之策囊往來兩境陰謀之所藁也其民乃發而
獻之伯仇者何眾詞大之之詞殺者何專詞殺一人不得言仇
仇不得言殺史臣曰葛伯仇餉得事實矣又曰湯一征自葛載
夫葛何辜辜在近後世之陰謀有遠交而近攻者亦祖湯而已
矣

定盦文集補編卷三

三

定盒八箴

定盒文集補編四

大思箴

烏乎萬夫相倚而有此執予處其內不處其外不君萬夫道弗能制不先萬夫生孰言其原思自外裹之爲狂爲昏苟焉而已勿代造物者謀予相予頂踵豈賢蚍蜉

極思箴

烏乎蛇之赴壑亦有所終鄰虛者虛不可以用聰極思極思其心送蛇勿恃而心光以羸而益女不懲嗟

志未逮箴

烏乎獵萬物以食是有狸惠攘以自畀又有雞鶩之惠此絲自纏蠶欲死而祈年有躬七十年段諸皇天有墳五百年段諸後昆之賢惟未逮之志不可以段亦不可以止何以止之曰臣昔

死矣

削成箴

烏乎天地之間几案之側方何必皆中圭圓何必皆中璧斜何必皆中弦直何必皆中墨有無形之形受形敝有無名之名受名闕有零有賸數樂其適有畸有餘亦不可以爲儲有虛有隙乃亦所以爲積齊物以朝夕不齊而勞皆名其名皆形其形是爲好削成大命以頤

童心箴

烏乎思童之年晝視此日而長一物摩挲有溼在睚子在川上歎彼逝水軻亦有言大人赤子雖無罪于聖哲而思傷其神髓姬公有祝奔爾幼志吾從姬公神明澹止

襄我生之先箴

烏乎予之裏矣逮予祖矣予未生之年氣已古矣父兄明清子弟暇矣言滿朝野氣虎虎矣吾末從而游吾恍惚與言言與語語雖然必戒之不聞尼父不樂今人與居不聞尼父裏史佚周任而不憚今大夫天干硬硬地支氣昌帝組織我陰陽庸詎知非我符

勇言行箴

烏乎古之人有言思慮不違親有父兄在聞斯行而非仁吾得春三十有五得秋三十有六親則老矣吾幸猶爲子之年以爲子之年而有父兄之色又冀有父兄之言忍曰非專言不冉親不孫而已矣行不冉親行無本而已矣名滿天下交滿天下私友猥而已矣其精神外矣其根荄詩矣君子之于萬物也不敢蓋之而矧敢蓋其親而蓋其親而勇于言以長其不仁乎

文體箴

定盒文集補編卷四

二

烏乎予欲慕古人之能荆兮予命弗丁其時予欲因今人之所因兮予救然而恥之恥之奈何窮其大原抱不甘以爲質再已成之紘紘雖天地之久定位亦心審而後許其然苟心察而弗許我安能領彼久定之云烏乎顛矣既有年矣一坵一蹶眾不憐矣大變忽開請俟天矣壽云幾何樂少苦多圖樂有規方樂有巨文心古無文體寄于古

天琴頌

龔自珍夢眾神人立于朝授一卷書讀未終一神人告予此天琴也趨作頌頌之有福援筆而奏之凡四十四言
於皇穆清我宅大宇重華在堂周公在下蕩蕩有日月而無風
雨余鼓斯舞斯黃斯玄斯哲斯文斯萬靈其徹聞斯

石言

羣山之松五百歲死攝山之松千歲死包山之松二千歲死黃山之松三千歲死蠶死肉死液死靛死芳香亦死有不死者化而爲石五牛勝一枚石自言曰予肩天之戕冬雷夏霜子要姒王不識姬昌今何世矣升共工氏之堂

紙冢銘

龔子瘞其所棄之言三千七百九十一紙旣築出以封之并爲元石之辭曰一言一魂氣上縱大光下泣萬里動心界續續內無空百朔望血勿汝慟埋汝特汝積者眾李氏云當其無有車之用

徽州府志氏族表序

龔自珍始爲徽州府表氏族也先王以人道序天下故氏族肇

定齋文集補編卷四

三

焉我大清文物備布山川穆清瀛海而東置行省者一十有八其縣一千三百有奇縣之民籍皆億萬民皆能言所姓而姓以世德家行及勳貴之迹有述者謂之大自珍所至縣多矣皆識而記之夫以夫姓雄于縣而誦于府者有之矣以大姓雄于府而誦于一行省者又有之矣以大姓雄于一行省而誦于總知天下掌故之宗所記聞者又有之矣曩者家大人知微日命自珍任徵討文獻之役微之大姓則固甲天下粲然散著靡有專紀是故削竹而爲之表其義迺曰載大宗次子以下不載夫宗法立而人道備矣次子之子孫官至三品則書不以宗廢貴貴也其有立言明道名滿天下則書不以宗廢賢賢也自今茲嘉慶之世推而上之得三十世以上者爲甲族得二十世者爲乙族得二十世者爲丙族義何所尙尙于恭舊遂箸錄洪氏吳

氏程氏金氏鮑氏方氏汪氏戴氏曹氏江氏孫氏畢氏胡氏朱氏巴氏凡十有五族其餘羣姓埒見焉弗漏弗濫書既成閱六年嘉慶庚辰之歲則開篋而最錄之如此若夫齊梁之浮譚江左之虛風侈心膏粱之名詭言氏族之學朝之失政野之失德作者何師焉

附與江子屏牋

大著讀竟其曰 國朝漢學師承記名目有十不安焉改爲國朝經學師承記敢貢其說夫讀書者實事求是千古同之此雖漢人語非漢人所能專一不安也本朝自有學非漢學有漢人稍開門徑而近加邃密者有漢人未開之門徑謂之漢學不甚甘心不安二也瑣碎餽釘不可謂非學不得爲漢學三也漢人與漢人不同家各一經經各一師孰爲漢學乎四也若以漢

定齋文集補編卷四

四

與宋爲對峙尤非大方之言漢人何嘗不談性道五也宋人何嘗不談名物訓詁不足概服宋儒之心六也近有一類人以名物訓詁爲盡聖人之道經師收之人師擯之不忍深論以誣漢人漢人不受七也漢人有一種風氣與經無與而埒于經謬以禪竈梓慎之言爲經因以汨陳五行矯誣上帝爲說經大易洪範身無完膚雖劉向亦不免以及東京內學本朝何嘗有此惡習本朝人又不受矣八也本朝別有絕特之士涵詠白文翔獲于經非漢非宋亦惟其是而已矣方且爲門戶之見者所擯九也國初之學與乾隆初年以來之學不同國初人卽不專立漢學門戶大旨欠區別十也有此十者改其名目則渾渾圓圓無一切語弊矣自珍頓首丁丑冬至日

劉禮部庚辰大禮記注長編序

庚辰秋七月 仁宗睿皇帝木蘭蕪河大行赴至京師禮部

堂官奔赴蕪河者二人司員奔赴者滿二人漢一人留署職大
器檔案者漢一人則禮部主事武進劉君逢祿實任之起嘉慶

二十五年七月二十七日軍機大臣受 顧命大臣飛寄留京

辦事王大臣信留京王大臣傳知百官咸服訖道光元年三月
二十六日奉安 昌陵禮成又恭載四月初六日常零

邱升配事而全檔子告成所徵者凡十類一 上諭二 隨旨

三題奏本摺四禮部咨各衙門文移五各衙門咨禮部文移六
禮部頒各直省及五十一旗蒙古八十七旗喀爾喀文移七朝

鮮國王咨禮部文移八禮部存記清漢字檔子九內閣恭擬祭
文十翰林院恭擬祭文而朝鮮國王祭文均焉敬手勒成六卷

卷紀爲禮之極大卷爲國家萬事之根本恭讀 遺詔有之曰

定盦文集補編卷四

五

書有陟方之文古帝王崩于巡狩益有之矣則是不得以爲變
禮今所記注皆經常也敬以告儒臣之纂官書及後世攻禮儀

者於乎我 朝 列祖 列宗天慈大孝大法大守之原

至尊至重禮官不能詳也禮官所能記載蹟焉而已道光二年
秋內閣中書仁和龔自珍序

江南安慶府知府何公墓表銘

嘉慶二十年龔自珍娶于山陰何氏實知府裕均從女孫明年
夏知府公卒又明年喪歸山陰其孤鹽大使鑲通判銜鑿以行
狀來乞銘狀繁不次次其要公姓何氏諱裕均浙江山陰人祖
經文官知府贈榮祿大夫河南巡撫父煊官知府妣呂恭人公
之仕始通判湖南寶慶府同知江南徽州府遂知山東萊州府
黜復起知江西臨江府又知江南池州府卒于江南安慶府任

年六十七。歷六郡。完密平。利善。筦守屬縣。無虧蝕。其處家也。以友兄弟。聞凡兄弟之子。若孫。皆育之。其女善嫁。之遠。兄弟皆贍之。猶子諸甥。侍左右。肅然立見者。知爲禮法。故家也。卒之日。無寸椽一瓦。配陳恭人。側室。韋子二。韋出自珍。以昏因之。故習其門。內習其鄉。徵於余。婦狀皆信。乃詔。

曹尙志稿

里人曹文昭。乞爲其父刻墓之石。謹讀狀。仁和其籍。曹其氏。尙志其名。七十有二。其年不賈。不仕。不客。卿大夫。無飾言。無飾行。晚好西方。聖人之言。不博其義。但持名字。其死也。西面。稱名。泊然化。龔自珍曰。東城單昭。吳樹虛。龔唐而下。多愨行。潛異之。民不汨沒。生死曹君。又其一也。里仁爲美。吾里眞仁哉。

定盦文集補編卷四

六

送廣西巡撫梁公序三

道光十五年夏四月

皇帝使軍機大臣字寄。閱浙總督閻

前江蘇布政使梁公起居狀。公伏地。閱浙總督以公病痊。聞秋九月。公至自福州。至之。甘肅布政使缺。以畀公。陸辭曰。諭曰。朕召女出。非徒畀女布政使也。姑去。公受甘肅事。不兩月。十六年春。直隸布政使關改公直隸布政使。公在道。廣西巡撫闕。又以公爲兵部侍郎。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廣西巡撫五月辛酉。公至。自甘肅宿于西澁壬辰。召見癸巳。再。召見凡七。召見戊戌。陸辭是日。公入城。凡與公同貫官京朝者。與公科名同歲者。與公昔同曹。同直軍機處及其後進者。鏘洋縱萃。爭請公過其私邸。而戶部侍郎欽程恩澤。內閣中書大興。徐松光。州吳葆晉。宗人府主事仁和。龔鞏。祚謀。合宴。公先期戒。公曰。古者先祖

裏

其

後饑今反之願及公之未祖飲公酒且日以晝之長贏也與曹署之多閒也願脫略主客畢一晝公曰善遂宴公于祿晉家畢宴登車謂恩澤等吾此來無如此日樂是公入城之五日又五日公戒嚴具西南指

公有懋德以遠于裏躬履實蹈不暴其外廣西士民必有能好是德者矣公有矩德以蒞其外正視繩行無間其衷必能正其人心矣公有肅德其躬頽頽其行簡簡其聲無聲其言明且清其醉飽衍衍以無失必能剝其吏慝矣公有儉德被服儒者廣西近廣東淫巧易至食妖服妖易至公必杜其習以豐其聚矣公有文德大畜古訓六籍百氏浩洵周知廣西非經籍區公必開其僊近之以江左之見聞矣公有聰德察物處事公有敏德日治數事或數十事公有恬德嗇取豐子公有良德與吏民爲坦易公治一行省移治他行省歷十八行省無不宜者公此行醜河江以灌一木任農稷以糞一區也龔翠祚曰今天下大執巡撫之在其行省有所不得爲者矣有所得爲不暇爲者矣有事實急眾人緩之而亦不得不緩爲之者矣有所得枝分爲之不得扼本末以爲之者矣公此行巡撫所不得爲卒末如何苟所得爲知公必冒爲而不以不暇爲爲謝不以不得獨爲愠而謝不以眾人緩之徇眾人而謝是又公有孚德上信于天下信于朋友也

版圖起遼海瀕海而西置行省者十有八盡版圖以紀行役相距至萬有三千里而極梁公起自臥病期月之間自東南之福州至于西北之蘭州今又將如西南之桂林而中間再至京師通計行役二萬一千五百里西周之世其奉使之公卿自言曰

駢駢征夫每懷靡及如不勝瘁思然皇華之詩所役遠近說詩者無傳不得聞尹吉甫伐鎬方劉向說曰周都去鎬千里而當日之詩人曰來歸自鎬我行永久如聞勞問太息仲山甫以王命城營邱四牡八鸞日行一舍而崧高之七章亦曰每懷靡及其卒章曰式過其歸周去齊雖不近尹吉甫胡慮其不歸至厚祝其過歸以慰其心邪以今日度西周梁公所行役倍之十之殆于百之吾知夫急公者古人之義也懷私者古人之情也國懷私爲每懷一作懷那鄭司農斥之又知夫美其德紀其旬宣頌其燕喜福祿而侈大其受命於王車旂之庶錫賚之多者古之賓客再拜辟席擇言之所言也而太息相勞問者古之朋友備言燕私者能知之能言之賓客不盡知也今羣祚之言曰梁公其有懷乎溽暑永晝駢駢駢駢不遑息日斜馬嘶休於旅舍能無懷乎高牙大

定齋文集補編卷四

八

戟寮吏旁午簿書束束不皇他衙鼓夕沈吏士就間公獨居念去京師且七千里能無懷乎閩中富煙雲竹木泉石公之養疾也如將不出今感激而出矣臣躬非臣有皇念臣肩雖然不益難爲懷乎又念昔之日京曹清暇摩塗器物辨別款識蒐掌故談人材樂甚不但昔也昨日之日與吾曹游香清薜甘無所不言今已邈然此在流俗士夫所必不懷而謂我梁公者能無懷乎公西南矣強飲食矣羣祚無清風之辭其害曰慰公矣

爲家大人丙辰同年祭江西巡撫陽湖吳公文

湖 睿皇之初元聆春官之優詔策賢良于帝匡應景運而

騰輝緊先生之晚造抗一時之英妙 帝開華省而進羣雅分翔東華以釋屬又排樞禁而領掌故分益練才於政要揮羽書迅風霆兮躋 皇言于雅誥當同年之奮迹兮走駟騏于周

華

道歌皇華而如晉兮采唐魏之佚調俄棲解多于厥膺兮每焚
草而密告 帝畀之以一郡兮指括蒼以吟嘯忽回翔而中
鏃兮起東海于再召遂揚歷于大用兮歷再紀而宣劭半九州
而巨南東皆車馬之所勞積通達故和平兮異驚者之爲暴特
精悍于西江煥神采于垂毫曰承前躅之養癰兮丁南贛之多
盜方下車而矢礫攘兮三歲撻而垂效 帝曰久女子南服
兮歲及辰而來報卒罷市之上聞悟積勸之所耗昔君陳之施
政王探本于惟孝騰萬口于粉榆兮想門內之熙皞烏乎才輩
出而輩徂兮等春華兮秋標百四十人存六七兮數江湖與廊
廟齊失聲于弱一个兮聚晨星而相弔

顧學士像題辭

始予讀 憲皇帝諭知南匯顧先生入翰林事識其事義其遇

定盒文集補編卷四

九

陔陔其人已識其曾孫王幾江南識其孫榛京師益聞道先世
事先生象一卷榛所守也翬翬然邁邁然朱文正詩再可以嚴
廊可以丘壑者是也江左文獻林名卿之胄不百年不能舉先
世通籍歲皇識其它文采之澤薄不如忠孝之躋遠且長也榛
乞書卷尾

杭大宗逸事狀

一乾隆癸未歲杭州杭大宗以翰林保舉御史例試保和殿大
宗下筆爲五千言其一條云我朝一統久矣朝廷用人宜泯滿
漢之見是日 旨交刑部部議儼死 上博詢廷臣侍郎觀保
奏曰是狂生當其爲諸生時放言高論久矣 上意解赦歸里
一大宗原疏留禁中當日不發鈔又不自存集中今世無見者
越七十年大宗外孫之孫丁大抱大宗手墨三十餘紙鬻于京

揚

師市有繭紙淡墨一紙半乃此疎也大略引孟軻齊宣王問答語用已意反復說之此稿流落琉璃廠肆中

一乙酉歲 純皇帝南巡大宗迎 駕 召見問女何以爲活對曰臣世駿開舊貨攤 上曰何謂開舊貨攤對曰買破銅爛

鐵陳於地賣之 上大笑 手書買賣破銅爛鐵六大字賜之

一癸巳歲 純皇帝南巡大宗迎 駕名 上 上顧左右曰

杭世駿尙未死麼大宗返舍是夕卒

一大宗自丙戌迄庚寅主講楊州安定書院課諸生肄四通杜

氏通典馬氏文獻通考鄭氏通志世偁三通大宗加司馬光通

鑒云

一大宗著道古堂集海內學士見之矣世無知其善畫者龔自

珍得其墨畫十五葉雍正乙卯歲自杭州如福州紀程之所爲

定盒文集補編卷四

十

也葉系以詩或紀程途月日瑣語語汗漫而瑰麗畫蕭寥而粗

粹詩平澹而屈強 同里後學龔自珍謹狀

同里張煢南漪王會祥麀徵皆爲杭大宗狀此第三狀詳略互

有出入自記

問經堂記

乾隆中杭州先正曰盧學士所居曰抱經堂登是堂也無雜賓

無雜言焉今大學士儀徵阮公所燕居曰擘經室入是室也無

雜賓無雜言焉夫言之麗由學之歧也所居之狃緝由者好之

俚也賓客之斐孰浮譁由主人之不學也京師宣武坊有堂辟

然曰問經堂主人出窺其容頎然者聆其款鏗然者試其行阗

然者從之遊效其威儀邈然者雖以龔羣祚之吳然臺言百家

登是堂愀乎非五經之簡畢不敢言焉主人陳其氏慶鏞其名

頌南其字福州其籍戶部主事其官曩嘗與鞏祚遊阮公之門者也鞏祚題其楣之左偏
與人箋

手教言者是也人才如其面豈不然豈不然此正人才所以絕勝彼其時何時與 主上優閒海宇平康山川清淑家世久長人心皆定士大夫以暇日養子弟之性情既養之于家國人又養之于國天貽地息以深以安于是各因其性情之近而人才成高者成舉陵雄者成川流爛者成阡陌幽者成蹊逕駛者成瀧湍險者成峒谷平者成原陸純者成人民駁者成鱗角怪者成精魅和者成參苓華者成梅芝戾者成棘刺樸者成稻桑毒者成砒附重者成鐘彝英者成珠玉潤者成雲霞間者成丘垤拙者成叟輩皆天地國家之所養也日月之所照也山川之所

定盦文集補編卷四

土

昧也將日月之光久于照而少休與將山川之氣久于施而少浮與遂乃縛草爲形實之腐肉教之拜起以充滿于朝市風且起一旦荒忽飛揚化而爲沙泥子列子有言君子化猿化鶴小人化蟲化沙等化乎然而猿鶴似賢矣噫噫噫噫

走心與跡異非咎跡之謂謂心之向背趨舍其定矣跡之隱顯去留未定也以有定馭無定三五年前始學爲此語今乃端然當之矣書來論文指甚善每列子語非是造化之葉以俄曠無算數名其家者也宋人之葉以三年一楮名其家者也造化不名宋人宋人豈必名造化哉名家之言正名實而兩遺之道家之言其爲逍遙一也皆賢此義也

示與某學士書每爲某官先生而以其主書院故自稱門生非禮也漢儒自一經相授受外無師弟子東京處士喜標榜然史

每會葬者三千人皆交游非弟子師弟子分至嚴唐宋人猶知之故以韓愈之賢而李翱皇甫湜不以門生自居惟大臣愛士而薦之於朝者或僂門生范文正公之於晏元獻是也唐宋科目士有此感恩知己之論而亦非古道也特未乖名教君子生唐宋以後則貌而從之若夫書院之設山長之名南宋始有不與三代家塾黨庠州序同制與提舉宮觀之祠官並興私立名字號召徒眾人樹一幟至於明季東林復社之徒雲合霧散所在響應有數千人而出一人之門者明之亡雖不盡繫此此師此門生與有力焉然猶可言者曰志私而號則公學非而名尙正故其時門生無不歸美其師曰吾師講學也或曰崇名節也今之書院則又宋明書院之學人也假借權要薦之郡縣之長皇問經師人師忝然擁席坐實干謁之客耳然猶可言者曰致

定齋文集補編卷四

三

其羔雁而甲乙其時裁則亦舉業之師也若某學士則又今之書院之學人也學士主新安書院三年矣未嘗至微也微之士不識其面三百人中無再門生者古人爲師心器三年比於君父民生之義固然師如其易且多也今之士將終身洽其心器而不暇也又今世通例凡再彼夫子者自再門生或再受業再彼某官某先生者自再後學二者不相瀾足下於某學士既再之某先生矣而又自亂其例再門生何也倘改曰歛後學某奉書學士先生左右則士於大夫禮亦宜然足下講古學之日久故僭商定如此其他詞義皆善不宣

蒙左右咨訪願得芻蕘之言上裨太平之盛德下會文臣之奏議方今 聖朝豈有關遺開闢夜思其爲今日易施行之言又爲雖不施行而言不駭眾之言又爲閣下用文學起家分所得

言之言又爲自珍所得言於閭下而絕非自珍平日之狂言纔得五事條而箸之

一事歷代皆有石經 本朝尙無石經乾隆中江南蔣衡獻所書十三經 賞給舉人刻石國子監其事甚細此不得爲 本朝石經 本朝經師駕漢氏而上之豈可不正文字爲 皇朝之定本昭示來許豈僅如唐開成宋紹興之所爲而已乎夫定石經必改流俗改流俗大指有四 一曰改僞經東晉僞尙書宜遂削之其妄析之篇宜遂復并之一也 一曰改寫官秦漢以來書體屢變歷代歷書之官展轉訛奪其的然可知爲訛奪者宜改之二也 一曰改刻工孟蜀以來槧本繁興有功於經固不學亦有之展轉訛奪流布浸廣不如未有槧本時雖黃之易其的然可知爲訛奪者宜改之三也 一曰改妄改唐宋君臣往往

定盦文集補編卷四

三

行妄改經籍者如衛包受詔改尙書之類宋元淺學尤多恣改以不誤爲誤今宜改之如舊四也其似可改而不可改大指亦有四周末漢初不著竹帛經師異字不能擇於一以定此不可改也漢世今古文異家法則異字不能擇於一以定此又不可改也經籍假借之字由來已久不能必依本字此又不可改也疑爲寫官之誤刻工之誤而無左證思之誠是一適改之恐召取口此又未可改也何不上書乞開石經館前四者旌校讐之功後四者俟攷文之聖

二事故和碩禮親王

韓昭

嘗教自珍曰史例隨代變遷因時而

朔 國朝滿洲人名易同難辟其以 國語爲名者如那丹珠

穆克登布瑚圖禮札拉芬色卜星額福珠靈阿之類相襲以萬計其以漢語爲名者則取諸福德吉祥之字不過數十字而止

其相襲以十萬計賢不肖智愚貴賤顯晦後世疑不能明此讀國史一難也宜荆一例使各附其始祖之傳合爲一篇則漢書楚元王傳例也而可以代魏書官氏志可以代唐書宰相世系表兼古史之眾長亦因亦刪爲此語時禮部尙書侯恭阿拉計至王云卽如此公鈕祜祿氏也宜在額宜都傳下矣自珍怖服王於天聰崇德以降瑣事丕事皆說其年月不誤每一事輒言其原流正變分合作數十重問答不勸自珍所交賢不賢識掌故者自程大理同文而外莫如王也王沒矣無以報王執事在史館謹述緒言代王質之執事

三事前辱問 國朝名臣奏議 國朝奏議私家敢當鈔不敢當選其體裁大略則固知之嘗欲鈔故也大氏 國朝奏議自雍正以後始和平謹實得臣子之體矣自乾隆三十年以後始

定齋文集補編卷四

函

圓美得臣子之例矣追而上之頗猶粗悍或紛披扶疎沿明臣習甚矣風氣之變之必以漸也自珍所鈔康熙以前一冊不足儲百一雍正至乾隆三十年一冊不足儲五十分之一近今六十年尙未動手若役心力蒐羅益非私家所能任何不上書乞開館選定

四事 聖 聖相承皆有故事此次 恩詔條款皆依嘉慶元年條款推恩如故事惟嘉慶元年有賢良後裔一欵大略云凡入祀賢良祠大臣後裔倘本支無在仕版者著各督撫據家譜咨禮部禮部奏請賞給舉人一名此條情文斐豐矣 聖朝之美譚此次 詔書遺漏此事故家中落 賜書之不保似所宜

言

五事今世科場之文萬喙相因詞可獵而取貌可擬而肖坊間

刻本如山如海四書文禱士五百年矣士祿於四書文數萬輩
矣既窮既極閣下何不及今天子大有爲之初上書乞改功
令以收真才餘不暢道光二年閏三月朔自珍再拜

今有家於此鄰人諱其東市人謀其西或決水以灌其牆或放
火以燒其籬舉家惶駭似束手無策矣入其門奴僕鵠立登其
庭子姪秩然奴僕無不畏其家長者子姪無不畏其父兄者然
則外來者舉無足慮而其家必不遽亡又有家於此賓客望門
而致敬四方財貨膾至門庭丹牖奕奕華好入其門則奴僕箕
踞而嬉家長過之無起立者登其堂有孫攘臂欲箠答其祖父
祖父欲懇於賓客面發頰而不得語此家甯可支長久耶開闢
以來民之驕悍不畏君上未有甚於今日中國者也今之中國
以九重天子之尊三令五申公卿以下舌敝唇焦於今數年
欲使民不吸鴉片煙而民弗許此奴僕踞家長子孫筆祖父之
宇宙也即使英吉利不侵不叛望風納款中國尙且可恥而可
憂願執事且無圖英吉利道光庚子冬十有一月初九日自珍
頓首

國朝文家至桐城始軌于正方姚而後門徒傳習寔失真原獨
上元梅氏曾亮嘉興錢氏儀吉及文正曾公于桐城洵有扶衰
救病之功其他不立宗派而卓犖可傳若胡氏天游汪氏中彭
氏績翼氏自珍咸能獨造深峻自名一家蓋桐城之文如泰山
主峯踞然不可褻視而諸公之文則如徂徠新甫與岱宗揖讓
俯仰於百里之間不自屈抑夫亦一代文字之雄也龔氏文爲
魏氏源所定武林吳氏槩本未完今蕭山湯伯述從其子姓搜
獲原書檢對吳刻闕三之一乃屬山陰傳君濯園勘訂刻成補
編四卷行世道誌如右光緒十二年正月平湖後學朱之榛謹
題後

定盦文集補編題後

尊史

周之世官句大者史史之外無有語言焉史之外無有文字焉史之外無人倫品目焉史存而周存史亡而周亡殷紂時其史尹摯抱籍以歸於周周之初始爲是官者佚是也周公召太公既勞周室改質家躋於文家置太史史於百官莫不有職事三宅之事佚貳之謂之四聖蓋微夫上聖審美其孰任治是官也是故儒者言六經經之名周之東有之夫六經者周史之宗子也易也者卜筮之史也書也者記言之史也春秋也者記動之史也風也者史所采於民而編之竹帛付之司樂者也雅頌也者史所采於士大夫也禮也者一代之律令史職藏之故府而時以詔王者也小學也者外史蓬之四方瞽史諭之賓客之所爲也今夫宗伯雖掌禮禮不可以口舌存儒者得之史非得之宗伯樂雖司樂掌之樂不可以口耳存儒者得之史非得之司樂故曰六經者周史之大宗也孔子沒七十子不見用衰世著書之徒蠶出泉流漢民校錄最爲諸子諸子也者周史之小宗也故夫道家者流言偃辛甲老聃墨家者流言偃尹佚辛甲尹佚官皆史冊之官實爲柱下史若道家若農家若雜家若陰陽家若兵若術數若方技其言皆偃神農黃帝神農黃帝之書又周史所職藏所謂三皇五帝之書者是也老於禍福孰於成敗挈萬事之盈虛窺至人之無競名曰任照之史宜爲道家祖逸民傳方綜於天時明於大政攷夏時之等以定民天名曰任外傳之祖天之史宜爲農家祖溝洫志食貨志之祖左執繩墨右執規矩篤信謹守以待彈射不使王枋隤不使諸侯驕上名曰任約劑之史宜爲法家祖博觀羣言既迹其所終始又迹其所出入不蒙一物之

譏不愛諸侯蹈舐使王政不清庶物奸生名曰任名之史宜爲

名家祖名法爲禮書刑法志兵志之祖臚引羣術愛古聚道謙讓不敢刪定整

齊以待能者名曰任文之史宜爲雜家祖藝文志窺於道之大

原識於吉凶之端明王事之貴因一呼一吸因事納諫比物假

事不辭矯誣之刑史之任諱惡者於材最爲下也宜爲陰陽家

祖天官書五近文章妙語言割榮以任簡養怒以積辨名曰任

喻之史宜爲縱橫家祖文苑傳抱大禹之訓矯周文之偏守而

不戰儉而不奪名曰任本之史宜爲墨家祖循吏傳獨行傳之祖亦爲兵志祖

五廟以觀怪地天以觀通六合之際無所不儲無所不語謂之

任教之史宜爲小說家祖方技傳劉向云道家及術數出於史

不知餘家出於史此五緯二十八宿異度而不知其皆繫於天

也知江河異味而不知其皆麗於地也故曰諸子也者周史之

定盦文集佚文二

二

支孽小宗也夏之亡也孔子曰文獻杞不足徵傷夏之史亡也

殷之亡也孔子曰文獻宋不足徵傷殷之史亡也用之東也孔

子曰天子失官傷周之史亡也滅人之國必先去其史墮人之

枋敗人之綱紀必先去其史絕人之人材湮塞人之教必先去

其史夷人之祖宗必先去其史周之東其史官大臯四小臯四

其大功三小功三帝魁以前書莫備焉鄭之君知之楚之左史

知之周史不能存之故傳者不雅馴而雅馴者不傳謂之大臯

一正考父得商之名頌十二於周百年之間亡其七太師亡其

聲弦焉太史又亡其簡編焉謂之大臯二周之雅頌義逸而事

荒人逸而名亡瞽所獻宴享所歌大氏斷章作者之初指不在

晉儒序詩以斷章爲初指以諷諫爲本義以歌者爲作者三者

史不能宣而明謂之大臯三有黃帝歷有顓頊歷有夏歷有商

歷有周歷有魯歷有列國歷七者周天子不能同列國訃告各步其功告朔怠終乃亂而勿從周享國久八百餘祀歷做不改是以失理是失官之大者謂之大皐四古之王者存三統國有大疑匪一祖是師於夏於商是參是謀今連山歸藏亡矣三易弗具孔子卒得坤乾於宋亦弗得於周史之小學一列國小學不明聲音混茫各操其方微孔子之雅言古均其亡乎史之小學二夫史籀作大篆非爲廢倉頡也周史不肯存古文文少而字乃多矣象形指事十存三四形聲相摹千萬並起古今困之孔壁既章科斗煌煌匪籀而倉蓋憲章者文武而非憲章宣王史之小學三列國展禽觀射父之徒能言先王命祀而周史僭乃增其弘爲神怪之言不能修明巫覡祝宗不能共鬼神燕昭秦皇淫祀漸興僭弘階之妖學是徵史之小學四帝魁以降百篇權與孔子削之十倍是儲雖頗闕不具資糧有餘史之大功一孔子與左邱明乘以如周獲百二十國之書夫而後春秋作也史之大功二冠昏之殺器服之等大夫士之曲儀或以爲數夫舍數而言義吾未之信也故十七篇之完亦危而完者也史之大功三周之時有推步之方有占驗之學其步疎其占密天官有書先臣是傳唐都甘石爰及談遷是蹟是宣史之小功一史秩下大夫商高大夫官必史也自高以來疇人守之九章九數幸而完史之小功二吾臚彼莫世係者能莫能守有歷譜牒有世本竹帛咸舊是故仲尼之徒亦著帝繫姓後千歲餘江介之郁夸族始甚史之小功三夫功舉之際存亡之會也絕續之交也天生孔子不後周不先周也存亡續絕俾樞紐也史有其官而亡其人有其籍而亡其統史統替夷故孔緒修也史無孔

雖美何待孔無史雖聖曷庸由斯以譚學大亦可捨功大亦可蒙也孔雖沒七十子雖不見用王者之迹雖熄周慙不爲不多數不爲不蹟府藏不爲不富沈敏辨異之士不爲不生緒言緒行之迹不爲不俟莊周隱於楚墨翟傲於宋孟子瑞於齊梁公孫龍諱於齊趙之間荀况廢於道路屈原淫於波濤可謂有人矣然而聖智不同材典型不同國擇言不同師擇行不同志擇名不同急擇悲不同感天咨材材咨志志咨器器咨情情咨名名咨祖夫周自我史佚辛甲史籀史聃史伯而後無聞人焉魯自史克史邱明而後無聞人焉此失其材也七十子之徒不之周而之列國此失其志也不以孔子之所憑藉者憑藉此失其器也三尺童子脅儒小生僣爲儒者流則喜僣爲羣流則愠此失其情也號爲治經則道尊號爲學史則道誦此失其名也知

孔氏之聖而不知周公史佚之聖此失其祖也夢夢我思之如有一介故老攘臂河洛憫周之將亡也與典籍之將失守也搜三十王之右史拾不傳之名氏補詩書之隙罅逸於後之剔鐘彝以求之者以超辰之法標不顯之年月定歲名之所在逸於後之布七歷以求之者爲禮家之儒爲小節之師爲攷訂之大宗逸於後之彌縫同異以求之者明象形說指事不比形聲不譚孳生推本音明本義逸於後之據假借以求之者本立政作周官述周法正封建之里數逸於後之雜眞僞以求之者誦詩三百篇綱於義義綱於人人綱於紀年明著竹帛逸於後之據斷章以求之者於乎周道不可得而見矣階孔子之道求周道得其憲章文武者何事夢周公者何心吾從周者何學逸於後之侈道學譚性命以求之者辭七逸而不居負六失而不恤白

珍於天道不敢承抑幸而生其世則願爲其人與願爲其人與

農宗答問

問百畝之法限田之法也古也然乎答否否吾書姑舉百畝以起例古豈有限田法哉貧富之不齊眾寡之不齊或什伯或千萬上古而然漢以後未富三代本富漢以後以財貨相倍蕤相什伯相千萬三代以田相什伯千萬相百也故曰陌相千也故曰阡大抵視其人之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矣天且不得而限之王者烏得而限之且夫後世之末富以財貨相什伯千萬世主莫得而限之三代烏能限田三代之季化家爲國之主繇廣田以起也

問漢代眾建諸侯而少其力其義何若答此爲漢主謀諸侯王之善非諸侯王自謀之善王子侯而諸王竟不振賈誼主父偃漢之忠臣豈漢諸侯王之忠臣邪

問宋張氏九世同居流俗以爲美談何必有大宗答魯以相忍爲國非姬周太平之魯可知况以相忍爲家人人之樂盡矣豈美談邪

問旣立農宗又不限田如此天下將亂恐天下豪傑以族叛以族徙以族降敵則如何答此亡國之所懼與王之所資也孟子曰爲政不難不得辜於巨室巨室之所慕一國慕之一國之所慕天下慕之沛然德教溢乎四海孟子籌之至孰矣如此一代之祖可省十年用兵

問天下已定獨天下諸有田之大宗不內租稅奈何內租稅而

近京旣患其藏甲逼宗室又奈何答此視興王之德與其力矣全德不恃力莫不服其次用力力有二等誅之徙之誅其大宗放流其羣宗取其田以食興王之宗室亞旅比耦也不能姑徙之漢初徙楚之諸屈齊之諸田昭氏景氏以實陵邑力之次也力又不能徙之則楚以三戶亡秦

惠



與德之
朱之